



新刊本冊府元龜卷第一百七十一

帝王部一百七十一

求舊

孔子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蓋以君子化民莫先敦本上行下效謂之德王者居天下之尊崇政教之本歆民歸厚孰不務乎曆觀前世淵潛草昧之際有過從疑洽之鄉風雲感會之宸有攀附飛升之佐建臨宸極寧忘平生遂乃幸其地示留連張飲之恩懷其人極萬戶千鍾之賜豈惟報德亦所推誠故典實多

編次咸在

周文王燕朋友故舊作代木之詩曰代木丁丁鳥鳴嚶嚶

嚶嚶兩鳥聲也

漢高祖五年正月封丞相蕭何為鄴侯

都屬南陽

食邑八千戶初何以



文母害為沛主史無害若言無比也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

祖為亭長常佑之佑助也高祖以吏繇繇後陽也吏皆送奉錢三何獨

以五至是復益何二千戶曰陽陽時送我獨贏錢二也贏餘也

皆三百何獨五百故云贏二也

九月封盧綰為燕王綰豐人與高祖同里綰親與高祖太上皇

相愛親父也綰之父與高祖父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

及高祖綰壯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

又相愛復賀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避宅綰常隨上下避

謂不居其家及高祖初起沛綰以客從入漢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

項籍以大尉常從出入卧内衣被食飲賞賜群臣莫敢望雖蕭

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綰者封為長安侯綰從擊燕

王臧亦皆破平時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高祖歆王綰為群

臣望望望乃怨望也及虜臧荼乃下詔詔諸將相列侯群臣有功者

以為燕王群臣知高祖歆王綰皆曰大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

定天下功最多可王高祖乃立綰為燕王諸侯得幸莫如燕王

者

十二年十月封即單右車為中牟侯始高祖微時有急給高祖馬

故得侯

是月帝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助行發沛中兒

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常築行以瑟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

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起和習之帝

乃起舞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

里



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沛且祇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

為朕湯沐邑凡言湯沐邑者謂以其賦稅供沐之具也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老請毋

故人日樂飲極歡道舊故為笑十餘日帝欲去沛父老固請

帝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獻牛酒也之往也

往邑西競有所獻故縣中空無人帝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

得唯階下哀矜帝曰豐者音所生長極不忘耳極至也一至念不忘也吾特以其為

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之迺并復豐比沛

文帝三年五月幸甘泉為高奴幸大原見故群臣皆賜之舉功行

賞諸民里賜牛酒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留游大原十餘日

宣帝微時與杜陵陳遵有故相隨博奕博六博奕圖碁數負進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賭也及

即位用遵稍遷至大原太守迺賜遵璽書曰制詔大原太守官

尊祿原可以賞博進矣妻居寧時在旁知狀君寧尊妻名也知負博之狀者著舊思之深也遵於

是辭謝曰因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

元康元年詔為故掖廷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帝自處置里居

冢西門鷄翁舍南帝少時所賞游處也賀安世之兄初幸於衛

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蠶室謂腐刑也凡養蠶者歎其温而早成故為

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思甚密焉及曾

孫壯太賀教書令受師為取計妃以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恠

賀聞知為安世道之稱其材美也世輒絕止以為少主在上不

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帝謂安世曰掖庭平生稱

我將軍止之是也帝追思賀歆其冢為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

密室蓄火而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以金屑為蠶室

後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

謂腐刑也凡養蠶者歎其温而早成故為

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思甚密焉及曾

孫壯太賀教書令受師為取計妃以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恠

賀聞知為安世道之稱其材美也世輒絕止以為少主在上不

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帝謂安世曰掖庭平生稱

我將軍止之是也帝追思賀歆其冢為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



身死進封故云

賀有一子蚤死無子弟安世少男彭祖彭祖又少與帝

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  
守冢戶數銷減至三十戶帝曰自為掖庭令非為將軍也安  
世乃止不敢復言

二年封御史大夫丙吉為博陽侯初武帝末巫蠱事起告以故

廷尉監徵被詔召京師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

衛大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

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閑燥處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

吉數救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

食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

莫能明其功也及霍氏誅宣帝躬親政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

則則婢名也

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

謂未為功碑時有舊夫在俗間者

章下掖

庭令民夫上上書自陳嘗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知

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吉識謂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咎

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沮淮陽郭徵鄉有恩耳分奏組等共養勞

苦狀詔告求組徵鄉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

錢十萬帝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帝大賢之制詔

丞相朕微恥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不云虘

亡德不報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帝將

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士疾不能起欲如君視亦加朝服拈紳就封之也紼繫功之紼也帝憂吉疾不

起太子大傅夏侯勝曰此亦死也臣聞有隱德者必饗其樂以

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也非其死疾後病果瘳瘳與俞同吉上書固



辭自陳不宜以至名受賞帝報曰朕之封君非空君也而君上  
書歸侯印是顯朕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  
近醫以自持又詔曰朕微眇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將史曾玄  
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思及故掖  
庭令張賀輔導朕躬修經術文恩德卓厥功茂馬詩不云乎無德  
不報其封賀子弟子侍中中郎將彭祖為陽都侯追賜賀謚曰  
陽都哀侯吉曾玄舜延壽皆為列侯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嘗  
有阿保之功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時張賀有  
孤孫霸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哀帝為定陶王時常賞以明詩為大傅及帝即位賞以舊恩為  
大司馬車騎將軍列為三公賜爵官內侯食邑千戶

後漢光武建武初徵樊曄為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帝微時  
嘗以事拘於新野曄為市吏餽餌一筍帝德之不忘仍賜曄御食及  
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筍餌得都尉何如曄頓首辭謝

二年更始所署廷尉行南陽太守事王常將妻子詣洛陽肉袒自歸

帝見常甚勸勞之曰王廷尉良苦每念往事共更艱危何日忘之

艱危謂帝

敗小長安造常壁與常共破  
毀卓及王尋等也

莫往莫來豈遠平生之言乎常頓首謝曰臣蒙天

命得以鞭策托身陛下始遇宜秋後會昆陽幸賴靈武徹成斷金更  
始不量愚臣任以南州赤眉之難心失望以為天下復失紀綱聞陛  
下即位河北心開目明今得見闕庭死無遺恨帝笑曰吾與庭尉戲  
耳吾見庭尉不憂南方矣乃召公卿將軍以下大會俱為郡臣言常  
以匹夫興義兵明于知天命更始封為知命侯與吾相遇兵中尤



相厚善特加賞賜拜為左曹封山桑侯

三年徵房子侯鄧晨還京師數謙見說故舊平生為歡晨從容謂帝

曰僕竟辯之

王莽未識言劉秀當為天下或為是國師劉秀光武語晨云何用知非僕乎故晨有此言也辯之

帝大笑

六年春征西將軍馮異來朝異字公孫初從光武徇北及王郎起光武自蘇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蕪葦亭時天寒列眾皆飢寒異上豆粥明旦光武謂諸將曰昨日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旁空舍異抱薪鄧禹爨火光武封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芻肩因復渡虜沱建武三年拜征西大將軍六年來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葦亭豆粥虜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頓首謝

十七年十月帝幸章陵修圖廟祠舊宅稅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

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乃悉為春陵宗室起祠堂

十九年九月帝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母祖歲父

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

寺司也語官府所止皆曰寺光武嘗從皇考至南頓嘗識知官府舍子

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人又曰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曾一歲二十六年光武延集內戚詩會歡甚詔天人各前言趙熹篤義孝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為熹所濟活者甚加之後徵熹入為大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為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

張充與光武同學光武即位求問充充已死厚恤其家



朱暉父岑與光武俱學長安有舊故及即位求問岑已卒乃召暉拜為卿

宋祐初學長安光武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光武即位後車駕幸祐第帝因笑曰王人得無捨我講乎以有舊恩數蒙賞賚

一云光武在長安時常與祐共買密合藥帝追念之賜祐密數不問何如長安待共買密乎其親厚也如此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少與光武同

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衣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床褥大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荅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是下位至罪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說順旨要領絕要與腰同霸

得書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馬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虞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相與嘆息而去後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如何昔時對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候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大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馬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詔曰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魏大祖以丁斐同鄉里特饒愛之斐姓好貨數請求犯法輒得原宥與典軍校尉總攝內外每所陳說多見從之建安末從大祖征吳斐



隨行自以家牛羸困乃私易官牛為人所迫被收送獄奪官其後大  
祖問斐曰文侯文侯斐字也印綬所在斐亦知見對曰以湯餅耳太祖笑顧  
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自此家歎令我重治我非不知此人不精良  
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損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  
囊貯遂復斐官聽用如初

令孤邵字孔叔父仕漢為烏丸校尉建安初袁氏在冀求邵求去本  
郡家居鄴九年暫出到武安毛城中會太祖破鄴遂圍毛城城破執  
邵等輩十餘人皆當斬太祖閱見之疑其衣冠也問其祖考而識其  
父乃解放署祭酒軍謀掾仍歷宰守後徙丞相主簿

王陵為餘干常遇事髡刑五歲當道歸除時太祖車過問此何徒左  
右以狀對太祖曰此子師兄子也子師王元字所坐亦云耳於是王者選為

### 駢騎主簿

王雋汝南人大祖之為布衣時愛雋以壽終于武陵大祖聞而哀傷  
及平荊州自臨江迎喪改葬於江陵表為先賢也

司馬防字建公為尚書右丞太祖為北部尉建公所舉也及太祖為  
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詔建公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舉  
大王時適可作尉耳王大笑

橋玄為大尉初太祖微時人莫知者嘗往候橋玄玄見而異焉謂曰  
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太祖嘗感其知己及後經過玄墓

輒悽愴致大牢祭奠自為其文

褒賞令載公祀文曰故大尉橋公誕敷名德江愛博容臣念明訓  
士思令靈幽體醫魄哉往矣吾以初年建并堂堂時以頑鄙之

姿為君子所納增榮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詞淵孝主之厚歎賈復士死知已懷此無志承從容約誓之言殞逝之後  
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相過沃酌車過三步腸痛切怪雖訪時戲笑之君非至親之舊好胡肯為收辭乎匪為虛念能詔  
已疾恒舊雖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此鄉里望貴士  
乃心陵墓致薄奠公其尚饗



劉勲與大祖有舊後為廬江大守為孫策所破自歸大祖封列侯妻  
圭字子伯少與大祖有舊初平中在荊州北界合衆後詣太祖寵秩  
子迫家累千金曰婁子伯富樂於孤但勢不如孤耳

衛臻茲之子為漢黃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臻太祖令曰孤與鄉  
君同共舉事加欽令問始問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亮忠  
誠會奉詔命聘貴人于魏因表留臻參丞相軍事追錄臻父舊勲賜  
爵關內侯

文帝初為魏王延康元年六月南征軍次于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  
百姓于邑東設伎樂百戲令曰先王皆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譙乃  
霸王之邦真人本出其復譙祖稅二年三老吏民上壽日夕而罷  
吳質同李重文帝為世子時嘗在席後為元城令帝即位主與質書

曰南皮之游存者三人列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士從

游處獨不及門瓶罄罍耻恥能無愧懷路不去遠今復相聞

初曹真曹  
休亦與執

等俱不渤海游處時休真亦以宗親並受爵封出  
為列將而質為長史主顧質有望故稱二人以尉之

路粹漢末為秘書令坐事伏法文帝素與粹善聞其死為之歎惜及  
即帝位特用其子為長史

楊修字德祖坐與陳思王交游為大祖所殺死後百餘日而大祖崩  
太子立遂有天下初修以所得王髦劔奉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即尊  
位在洛陽從容出官追思修之過薄也撫其劔駐車顧左右曰此楊  
德祖昔所說王髦劔也髦今馬在及召見之賜髦穀帛

何曼為文帝太子太傅遷太僕帝踐祚封成湯亭侯邑三百戶病疾  
屢乞遜位詔報曰孟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之



之勲焉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隱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未  
瘳神明聽之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

邢顥文帝為太子時顥為大傅及帝踐祚以顥為時中尚書僕射賜  
爵關內侯

明帝為平原侯時母丘儉為文學及即位為尚書郎遷羽林監東宮  
之後甚見親待

晉宣帝為魏大尉景初二年征遼東天子詔弟孚子即送過溫賜以  
穀帛牛酒勅郡守典農已下皆往會焉見父老故舊讌飲累日帝歎  
息悵然有感為歌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遐方將掃  
群穢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誡歸老待罪舞陽

武帝即位就家拜崔遊為郎中初遊為文帝相府舍人以疾廢於家

帝錄叙文帝故府僚屬故及之

羊琇少與武帝通門甚相親狎及帝踐祚累廷中護軍典與兵放恣  
犯法每為有司所貨其後司隸校尉劉毅劾之應至重刑武帝以舊

恩直免官而已尋以侯白衣領護軍頃之復識天云武帝與羊琇接遊同席琇嘗謂  
帝曰若富貴見用任領護各十年帝

戲而許之及帝為武軍命琇參軍事帝即位後擢為左將軍詩耳露亭侯帝踐祚累  
遷中軍加散騎常侍琇在位十三年與禁兵稼穡密寵遇甚厚

何邵宇敬祖少與武帝同年有忽角之好帝為主太子以邵為中庶  
子及即位轉散騎常侍甚見親待

鄭默為散騎常侍初武帝以貴公子當品鄉里莫敢與為輩求之州  
內於是十二郡中正僉共舉默文帝於其父哀書曰小兒得廁賢子  
之流愧有竊賢之累及武帝出祀南郊詔使默驂乘因謂默曰卿知  
何以得驂乘乎昔州里舉鄉相輩常愧有累清詎遂問政事



華廙少為武帝所禮累遷侍中南中即將都督河北諸軍事坐事免官與陳勰其造賭蘭於側宅帝出視之問其故左右以實對帝心憐之帝後又登陵雲臺望見廙首帶園阡陌甚整依然感舊大康初大赦乃得襲封久之拜城門校尉遷左衛將軍數年以為中書監劉弘有幹畧政事之才少家洛陽與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大子門大夫累遷率吏令轉大宰長史

元帝大興三年七月丁亥詔曰先公武王先考恭王臨君琅邪四十餘年惠澤加於百姓遺愛結於人情朕應天符命創基江表兆庶宅心襁負子來琅邪國人在此者近有千戶今立為懷德縣統丹陽郡昔漢祖以沛為湯沐邑光武亦復南頓優復之科一依漢氏故事康帝初封琅邪王及即位詔琅邪國及府吏進位各有差

穆帝以王洽為中書令固讓表疏十上帝曰敬

和臣欽若等曰洽字敬和

清裁貴令

昔為中書郎吾時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所以用為令既機任頃才且欲時時相見共講文章待以友臣之義而累表固讓甚違本懷其催洽令拜洽苦讓遂不受

後魏道武天賜元年追錄舊臣加以封爵各有差

明年即位初問左右曰舊臣之中為先帝所親信者有誰時新息公王洛兒對曰有李先者為先帝所知召先引見問曰卿有何功行而蒙先帝所知對曰臣至愚細才行無聞惟以忠直奉上更無異能帝曰卿試言舊事先對曰臣聞堯舜之教化民如子三王任賢天下懷服今陛下躬秉勞謙六合歸德士女能言莫不慶抃

文帝在東宮時賈秀為太子中庶子及即位掌吏曹事帝以秀東宮



舊臣進爵陽都子加振威將軍又以谷洪為散騎常侍南部長李露為平陽將軍洛州刺史李訢為儀曹尚書領中秘書賜爵扶風公加安東將軍洪靈訢皆授帝經以舊恩拜又贈訢母孫氏為容城君帝謂群臣曰朕始學之歲情未能專既總萬機溫習靡暇是故儒道寔有關焉豈惟予咎抑以師傳之勤所以爵賞仍隆者蓋不遺舊也訢免冠拜謝

獻文與陸定國自襁褓同處及踐祚拜定國散騎常侍特賜封東郡王家鎮南將軍定國以承父頻辭不許又求以父爵讓弟遂乃聽之俄遷侍中儀曹尚書

孝文延興二年十二月詔以代郡事同豐沛代民先配邊戍者皆免之

宣帝景明初自皇太子即位詔宮臣增位一級

前廢帝普泰初盧同除侍中進號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同時久病強牽從務啓乞儀同初同之為黃門也與帝俱在門下同異其為令素相歎帝至是帝以舊恩許之除儀同三司餘官如故

出帝永熙二年平東將軍致政董徽卒帝以徽昔受父業故優增散騎常侍都督相殷滄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相州刺史謚曰文烈

後周大祖時侯莫陳順少豪俠有志度從征代有功累遷驍衛將軍從魏孝武入關順與大祖同里閼素相友善且弟崇先在關中大祖見之甚歡

明帝為公子時與小司馬蔡祐特相友善及即位禮遇彌隆御膳每



有異味輒以賜祐群臣朝晏每別被留或至昏夜列炬鳴笳送祐還宅

武帝及齊王憲之在襁褓也以避忌不利居宮中大祖令於瓜州刺史李賢家處之六載乃還官因賜賢妻吳姓宇文氏養為姪女賜與甚厚及武帝西巡幸賢第詔曰朕昔冲幼爰寓北州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大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賢斯士良家勲德兼著受委居朕輔道積年念其規弼功勞甚茂食彼桑椹尚懷好音矧茲思人其庸可忘今巡撫留此不殊代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思雖無屬籍朕處之若親凡厥昆季乃至子姪等可並預宴賜於是令中侍上士尉遲愷姓瓜州降璽書勞賢賜衣一襲及被褥並御所服十三還金帝一腰中廐馬一匹金裝鞍勒雜采五百段銀錢壹萬賜賢第申國公穆亦如之子姪男女中外諸孫三十四人各賜衣一襲又拜賢甥庫狄樂為儀同賢同生昔經奉侍者二人授大都督四人授師都督六人別將奴已免錢者五人授軍主未免錢者十二人酬替放之

宇文孝伯安化公深之子其生與武帝同日大祖甚愛之養於第內及長又與武帝同學後帝從容謂之曰公之與我猶漢高之于盧館也乃賜以十三環金帶

隋高祖少時與雒陽諧同受業於國子甚相友愛後以軍功累迁大將軍及高祖為丞相引致左右諧白高祖曰公無黨援譬如水間一堵墻大危矣公其勉之尉遲迥作辭遣兵寇小鄉令諧擊破之及高祖受禪顧諧笑曰水間墻竟何如也於是賜晏極歡追為上大將軍



封樂安郡公食邑千戶

郭徽初仕後魏大統未為同知司馬與高祖有舊徽後官至洵州刺

史安城縣公及高祖受禪拜大僕卿

宇文慶初仕周歷延寧二州總管高祖為丞相以行軍總管征江表  
次白帝以勞進上大將軍與慶有舊甚見親待令督丞相軍事委以  
心腹尋加相國開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上柱國數年除涼州總管  
歲餘徵還不任以職初帝龍潛時嘗與慶言謂曰天元寶無積德視  
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繁苛耽恣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  
諸侯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剪何能及遠尉遲  
迥貴戚早著聲望國家有釁必為亂皆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  
少惠終致忘滅司馬涓歎反覆之虜亦非池內之物變在俄頃但輕  
薄無謀未能為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險隘易生艱阻王謙愚蠢  
素無籌畧但為人所誤不足為虞未幾帝言皆驗及此慶恐帝遺忘  
不復收用欲見舊恩顧但錄前言為表奏之帝省表大悅下詔曰朕  
言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忘猶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自是帝  
每加優禮

李諤初仕周為天官都上士開皇中累遷治書侍御史高祖謂群臣  
曰朕昔為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不許朕遂決意在  
內今此事業諤之力也賜物二千段累遷治書侍御史高祖初仕後  
周為賓部大夫高祖受禪拜吏部侍郎後兼晉王廣司馬從帝幸醴  
泉宮召師與左僕射高穎上柱國韓擒虎等於臥內賜宴令各叙舊  
事以為笑樂



鄭澤初仕後周定策以高祖輔政開皇初有罪除名尋授開府隆州刺史請還治疾有詔徵之見於醴泉宮帝賜晏甚喜因謂澤曰貶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復爵沛國公上柱國帝顧謂侍臣曰鄭澤與朕同生共死艱闋危難興言念死何日忘之澤因奉觴上壽

竇榮定初仕後周為洛州惣管高祖受禪來朝京師帝顧謂郡臣曰朕少惡輕薄性相近者唯竇榮定而已賜馬三百疋部曲八十戶而遣之

司馬消難初仕後周為交州惣管時高祖秉政消難與尉遲迥不受命遂奔陳初消難自北齊歸周高祖父迎消難遂結為兄弟情好甚篤高祖每以叔禮事之至是陳平至京特免死配為樂戶經二旬放免猶被舊恩

長孫覽初仕後周為大都督周武帝在藩與覽親善及即位弥加禮焉超拜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讀開皇中高祖嘗命覽與安德王雄上柱國元諧李克左僕射高穎右衛大將軍虞慶則吳州摠管賀若弼等同宴帝曰朕昔在周朝備展誠節但苦猜忌每致寒心為臣若此竟何情賴朕之於公義則君臣恩猶父子朕當與公共享終吉罪非謀逆一無所問朕亦知公至誠時付太子宜數參見之庶得漸相親愛柱臣素望實屬於汝宜識朕意其恩禮如此又為蜀王秀納覽女為妃

楊義臣代人本姓尉遲氏父崇仕周為大將軍知高祖相貌非常每自納皇初封泰興縣公歲餘從行軍總管達奚長儒擊突厥於周盤力戰而死贈大將軍豫州刺史以義臣襲崇官時義臣尚幼養於宮



中年未弱冠奉詔宿衛如千中者數年賞賜甚厚帝嘗從容言及思  
舊顧義臣嗟嘆久之因下詔曰朕受命之初群凶未定明識之士有  
足可懷尉遲義臣與尉遲迥本同骨肉既狂悖作亂鄴城其父崇在  
常山與司兵甲與迥隣接又是至親知逆順之理識天人之意即陳  
冊款慮染惡徒自投有司請歸相府及北夷內侵橫弋制敵輕生重  
義焉革言旌操表存亡事貫幽顯雖高官賞延及於世未足表松筠  
之志彰節義之門義臣可賜姓楊氏賜錢三萬貫酒三十斛米麥各  
百斛編之屬籍為皇從孫

劉昶仕周尚公主官至柱國彭國公數為帥位望顯隆與高祖有舊  
及受禪甚親任歷左武衛大將軍慶州總管

郭榮初為高祖相府樂曹參軍俄以本官復領藩部大夫高祖受禪  
引為內史舍人以龍潛之舊進爵彭城郡公

盧賁開皇初為右將軍與華州刺史張賓等謀黜高穎蘇威事泄免  
死及為齊州刺史民飢穀米湧賁聞人來而自糶之坐是除名為民  
後從幸洛陽帝從容謂賁曰我始為大司馬時卿已布腹心於我及  
摠百揆頻繁左右與卿足以為思舊卿若無過者位於高穎齊坐與  
凶人交構由是廢黜言念疇昔之恩復當牧伯之位何乃不思報功  
以至於斯吾不忍殺卿是屈法伸恩耳賁俯伏陳謝詔復本官

虞慶則與高祖有舊因觀郡臣晏射慶則進曰臣蒙賚酒食令盡樂  
御史在側恐醉而被彈帝賜御史酒因遣之出慶則奉觴上壽極歡  
帝謂諸公曰飲此酒願我與諸公等子孫常如今日世守富貴

權武自高祖為丞相引致左右及受禪增邑五百戶後六歲拜浙州



刺史代陳之後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出六合還拜豫州刺史在職數年以創業之舊進位大將軍檢校潭州總管

煬帝大業二年七月壬戌擢藩邸舊臣鮮于羅等二十七人官爵有差

九年冬十月乙酉詔曰博陵昔為定州地居衝要先皇歷試所基王化斯遠故以道冠函風義高姚邑朕巡撫氓庶爰留茲邦瞻望郊壘懷敬思止所以宣播德澤覃被下人崇紀顯號式光令緒可改博陵為高陽郡郝境內死罪以下給復一年於是召高祖時故吏皆量才授職

趙才帝為晉王時以上儀同三司配事及為太子并右虞侯卒帝即位轉左備身驃騎後遷右驍衛將軍帝以才藩邸舊臣漸見親侍才以恪勤匪懈所在有声歲餘轉右武侯衛將軍

張威度煬帝為晉王時為司刑參軍及王為太子乃為太子舍人帝即位授內史舍人儀同三司尋以藩邸之舊加開府尋拜夫夫

段達煬帝為晉王時為參軍大業初以藩邸之舊拜左翊衛將軍

裴虔通河東人煬帝為晉王時以親信從稍遷至監門校尉及即位左右授宣惠尉遷直閣

獨孤盛上柱國階之弟也性剛烈有膽氣煬帝在藩盛以左右從累遷為車騎將軍及嗣位以藩邸之舊漸見親待累轉為左屯衛將軍諸葛穎煬帝為太子時為藥藏監及即位為著作即後錄恩舊授朝請大夫帝嘗賜穎詩其卒章曰參翰長州苑侍講肅城門名治窮研覈英華咨討論實錄資平允傳方道後昆其見待遇如此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一百七十二

唐高宗初為唐公克京師隋左親衛竇靖得以親故之恩見之甚悅  
歷并州大總管司馬遷長史  
武德元年五月即位凡有賓客故吏咸加昇擢率意進用不限階資  
二年閏二月甲寅帝引見并州元從將校以下謂之曰朕起義并州  
以救元元之命實諸君之力也卿輩執羈勒從我已三載矣朕每念  
之無忘寢食待東都平定當放卿還故鄉眾皆曰幸遇龍興獲展微  
効俱沾不次之賞今天下未定豈敢辭勞但陛下初廢大原許定天  
下之後與臣輩同幸并州今鑿與未動臣下何能獨去帝曰昔有此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一百七十二

帝王部 一百七十二

求舊第二

唐高宗初為唐公克京師隋左親衛竇靖得以親故之恩見之甚悅  
歷并州大總管司馬遷長史

武德元年五月即位凡有賓客故吏咸加昇擢率意進用不限階資  
二年閏二月甲寅帝引見并州元從將校以下謂之曰朕起義并州  
以救元元之命實諸君之力也卿輩執羈勒從我已三載矣朕每念  
之無忘寢食待東都平定當放卿還故鄉眾皆曰幸遇龍興獲展微  
効俱沾不次之賞今天下未定豈敢辭勞但陛下初廢大原許定天  
下之後與臣輩同幸并州今鑿與未動臣下何能獨去帝曰昔有此

言朕所不忘於是廩食其妻子是月己巳隋吏部侍郎楊恭仁進見帝為之興引與同坐言疇昔為歡者久之

三年二月辛丑隋殿內少監豆盧達自東都來奔與帝有舊引入卧內醢賜甚厚

三月戊辰隋尚食奉御郭弘道自東都來歸弘道字大寶帝初為殿內少監深善之及踐祚弘道在東京帝每遣人訪其存沒聞其來也遂遣使迎勞於道及此引見涕泣曰臣識龍顏在天下之先今拜闕庭在衆人之後臣之罪也於是引入卧內言及疇昔夜久乃罷賞賜萬計拜同州刺史在州思慕不肯理事徵拜衛校卿充蒙翫狎仍下優詔無參見奏事特令昇殿

孔紹安情未為監察御史帝軍深見接遇帝受禪紹安自洛間行來奔帝見之甚悅拜內史舍人

陳政初仕隋為謁者兵曹宇文化及之逆以為太常卿委之禦侮政數勸化及歸國化其不能乃忘歸長安及夫政之後三軍奪氣兵勢益弱帝與之有舊聞其來也大悅遣使迎勞及至賜宴極歡尋授內史舍人

許紹初仕隋為夷陵郡通守後進使歸國拜陝州刺史封安陸郡公帝與紹有舊因下詔曰昔在青衿同遊庠序博士吳琰其妻姓仇追思此時宛然在目荏苒歲月遂成累紀且在安州之日公家乃蒞岳州渡遼之時伯喬又同戎旅安危契濶累葉同之其間遊處觸事可想公追硯席之舊歡存通家之曩好爰自荆門馳心絳闕覽此忠至弥以慰懷



張瑾隋末隋王充及洛陽平詔徵瑾入朝以舊恩歷右衛大將軍累  
器大監帝哀其年老從容謂之曰公筋力漸衰過爾勞曳無乃辛苦  
耶朕不惜官但恐相損瑾固請曰達遇時明願得陪奉帝顏之及為  
羽林將軍遇突厥來寇瑾不戰保于幽州帝以其年老拜冠軍將軍  
優以散秩

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即位九月成戎賜舊邸僚舊下逮胥吏帛各  
有差又宴舊府佐及學士於弘教殿賜物各有差

貞觀十五年五月壬申并州道士及僧父老等二百人詣闕上表稱

太原王業龍興之地登封禮畢伏願臨幸

呂欽若等曰是年四月有  
詔封故泰山父老曰有禮

畢臨幸  
之謂

帝賜宴於武成殿顧謂侍臣曰朕必在太原喜群聚博戲暑

往寒襲將三十年矣因與舊識者陳說往事以為突染又謂之曰他

人之說或至面諛等卿朕之故人以實告朕即日政教於百姓何如

人間得無疾苦耶故老咸稽顙言四海太平百姓歡樂陛下之力也

臣等餘年月惜一月但眷戀聖化不知疾苦因固請幸并州帝曰飛

鳥過故林尚徘徊躑躅况朕大原起義遂定天下永言懷舊誠所不

忘侯東封還或與公相見耳各賜物而遣之其不來者仍降璽書存

問之曰昔隋末喪亂百姓彫殘酷法淫刑役繁賦重農夫釋內工女

下機徵召百端寇盜蜂起人懷悲憤各不聊生水火之切未足為喻

先朝不忍塗炭思濟黎元朕稟承神美奮劔南起與彼境英雄同心

協力不顧軀命以救蒼生爰自晉陽兵興立義推鋒接刃擲風沐雨

除凶去暴布德行仁天下乂安戎車止息九夷八狄莫不來庭以至

于今二十餘載豈予一人所能至此實賴天地之靈宗社之福賢人



君子為朕股肱文士盡其才智武夫盡其勇力朕端拱無為庶幾之道然漢祖悲歌常思豐沛晉皇吟咏唯在溫原此人情也况并部之地創業之基與諸父老首立大事引領北望感慮兼深思與父老一日叙舊懷之在心所不忘也但海內殷曠萬機事多巡省四方未獲周悉父老宜約勒鄉黨教導後生親踈子弟務在忠孝必使風俗敦厚異於地方嗣朕此懷光示遠近使旌表門閭榮寵家國書名竹帛豈不美乎夏序甚熱想各平安善自怡養動靜聞奏故有此勅想見朕心

十六年十一月甲子帝幸慶善宮召武公之卽城立節三時豐義四鄉士女七十以上及居宮側數百人賜宴焉帝謂之曰朕幼遭隋亂柳風沐雨飢不遑食以救蒼生百姓得無死亡二十餘年矣今重還舊鄉與父老相見此宮先皇所居朕之生處至此傷心觸物增感因泣下沾襟群君莫不歔歔又曰今召父老言宴少自寬割耳又謂從臣曰人或時覽物不能自知朕昔在隋朝五品初不可望入等其時多有未任朕今君臨四海公等並居高列君臣相遇千載一時朕與諸公豈各自知也遂縱酒盡歡其父老中或宿經役使或舊媪蒼頭皆蹈舞勸醉爭前上壽或因言屈滯者帝咸理之宴畢錫帛各有差其無官者並加泛級

二十一年帝征遼還并州引從官及大原父老宴賜物有差因下詔曰大原之地興運所階全晉之人義深惟求自朕恭膺室曆二紀于茲何嘗不御衣長懷想峭陵之風雨臨軒遠感念大麓之雲雷當於此時乃忘身而極溺寔賴同德並羸糧而樂推役不踰年遂清區域諒

由成都之衆誣訟聞虞帝之功戰牧之筵歌舞興周王之業伏茲勳  
力竟至昇平懷彼勤勞何忘畧刻既曰垂拱之暇再省創業之方周  
歷郊原宛如疇昔訪其父老已多長謝不見所識魏后遂以興嗟邱  
彼故人漢皇因而式宴前王是日來樂交懷在朕深衷義符於此是  
用俱陳廣樂共申高宴取譬還譙之賞同彼幸大之情仍曲赦并州  
管內大辟罪已下繫囚見徒皆赦除之常赦所不免者不在赦例又  
以前銀青光祿大夫遼山縣伯溫昂為金紫光祿大夫襄晉陽之舊  
也

二十一年開府儀同三司高士堯堯帝聞之流慟將臨哭之房元齡  
頓首諫曰陛下以御藥石不可臨喪去歲聖躬不安康復甫尔臣等  
敢以死請帝曰朕此行也豈徒君臣之禮歟庶以故舊情深相感義

重一朝長逝忍而不哭之乎卿等無復言也乃從百騎出興安門司  
徒長孫無忌哭於喪側聞駕來馳往奉見涕泣馬前諫曰餌石臨喪  
經方明忌臣之心見誠有所徵陛下含育黎民須為宗社珍愛臣亡  
勇士庶知將不救嘗謂臣曰至尊覆載恩隆不遺簪屨亡沒之後或  
致親臨生存虛荷榮班無酬聖德安可以圮首夷衾俶面塞駕魂而  
有靈負譴斯甚不願親臨期於必遂其言甚切帝終不聽無忌中道  
伏卧涕泣交流帝感之還入東苑南望而哭雨洒沾衣從官無不屑  
涕

載胄初仕隋為鄭州長史帝剋武勞而得之引為士曹參軍武德末  
以藩邸之舊除兵部郎中

薛萬淑以屢有戰功拜上柱國封武城郡公帝與之有舊引為護軍



及嗣位拜右領軍尋鎮黃龍檢校東校尉

崔善為尚書左丞後歷大府大理寺農陝秦二州所在之職皆名幹理雖頗以罪失官然以相府僚屬旋被異用

蕭景隋煬帝蕭后之弟義寧中隋王允為工部尚書帝之來東都也引為咨議貞觀中以藩邸僚宋歷黃門侍郎太子右庶子褚亮為通直散騎常侍致仕歸于家常行幸洛陽及成翠微宮賜亮詩每有隔澗相思之句及駕幸遼東亮子遂良為黃門侍郎詔遂良謂曰昔興師旅卿常入幕今茲遐伐君以懸車倏忽之間移三十載眷言疇昔我勞如何今將遂良東行想公於朕不昔一見於膝下耳故遣陳驪意善居加食亮奉陳謝表其為款舊如此及至寢疾詔令高手醫將藥救療中使候問不絕卒時年八十八帝甚哀惜之再三言及流涕

張後裔初在太原侍講經史貞觀初為燕王諮議從王入朝特被召見屢蒙顧問後裔因奏言陛下龍潛之日嘗問臣隋民運終何族當得天下臣對曰李姓必得拯厥橫流實資仁聖公家德業天下係心若於自首謀順天而動黃河以北指為可定然後長関右以蓋帝業萬姓喁喁孰不幸預帝曰此是並記之耳因賜宴於司池言及平昔及從容謂後裔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裔奏曰昔孔子領徒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替一人即為萬乘之主計臣此功逾於先聖帝以為失樂乃令群臣難問裔左傳後謂之曰朕昔就卿受春秋今猶不忘後裔謝曰陛下天縱聖德稟自生知臣不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帝大悅賜以御馬及諸物遷燕王府馬司後為陞州刺史因入朝乞骸骨召問曰朕與卿刺史資以自養何謂即求致仕後裔對曰年老

筋力不逮望得還私第時見闕庭帝曰卿氣力猶強欲何官也後裔  
陳謝不敢帝曰朕昔從卿讀書卿今日從朕求官但言所欲不相違  
也時國子祭酒缺後裔奏言之目授國子祭酒俄遷散騎常侍又請  
致仕許加金紫光祿大夫聽朝朔望

裴寂既流靜州會山羌為亂寂率家僮破之帝思佐命之舊其徵入  
朝會卒帝聞而傷之贈州刺史工部尚書河東郡公

高祖在春宮時蕭德言為侍讀及嗣位以師傅加銀青光祿大夫特  
令全給祿俸遣通事舍人就家致問仍令乘輿至蕭章門引見優禮  
甚厚賜帛百疋因是晉府及東宮舊侍讀許叔牙等身役者子孫並  
增秩賜物焉

永徽二年十二月贈故中書令馬周為尚書右僕射以東宮舊寮故  
也

顯慶二年十月幸鄭州以高祖在隋嘗牧滎陽有經事高祖任郡佐  
史布衣以上身見在者郡以名聞

五年正月幸并州至澤州之長平頓帝以歷試此境贈父老等布帛  
有差

龍朔元年九月幸天宮寺以是高祖龍潛舊第賜絹五百疋度僧二  
七人

麟德元年八月丙子至自萬年宮便幸舊宅停七日丁丑宴群臣賜  
物有差

總章二年九月幸岐州以高祖仕隋為扶風太故回赦岐州仍賜高  
年衣物粟帛各有差



中宗神龍元年四月宴房州父老於洛城南門各賜勳一級帛十匹  
段又以衛尉卿同平章事魏元忠為兵部尚書常安石為吏部尚書  
太子賓客平鄉縣公唐休璟為輔國大將軍中書令博陵郡公崔玄  
暉為特進檢校益州都督府長史判都督事京師同中書門下三品  
酒泉縣公唐休璟為輔國大將軍中書令博番守戶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三品兼檢校雍州長史弘農郡公楊再思兼檢校揚州大都督  
府長史判都督事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三品祝欽明為刑部尚書  
仍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帝在春宮元忠等繼元左右庶子等官至是  
故有斯授之追贈故文昌左相劉仁軌為大尉故太子詹事蔣儼為  
禮部尚書皆以春宮舊僚故也

三年四月庚寅幸薦福寺其故吏同府官從至寺者各賜勳轉崔敬

嗣則天初為房州刺史帝為廬陵王安置在州官吏多無禮惟敬嗣  
獨申禮致敬又供給豐贍帝常德之及登位有益州長史崔敬嗣既  
同姓同名每進擬官皆御筆起拜之者數四後引與語乃知誤訪敬  
嗣已卒乃遣中書令常安石授其子官

睿宗景元二年三月故吏部尚書張嘉福追復官爵嘉福神龍初為  
吏部尚書兼相府長史唐隆元年同中書門下三品河北道宣勞使  
嘉福旺宗楚客附悖逆庶人及楚岩誅有制斬之使未至加福次懷  
州牒令楚錮司法遽殺之尋後勅放于嶺表而加福已死帝即位以  
藩邸舊臣復常焉

玄宗初在春宮者無量為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及即位遷郊止正  
博兼國子祭酒尋以師傅恩遷左散騎常侍仍兼國子祭酒封國公

賜實封三百戶

開元二年八月詔曰朕聞士之生代始於事親忠於事君終於立身此其本也若乃移孝成忠崇名委質命有太山之重義殉則為輕事有疾風之力節全則為勁况臣臣之相遇而故舊之不遺乎銀青光祿大夫殿中監楚國公姜皎簪紱聯華珪璋特秀寬厚為量深沉合謀靜而安仁動而休國住居藩邸潛疑風雲亦猶彭祖之同書子陵之共學朕嘗遊幸于外至長楊社之間皎之此時與之累宿私謂朕曰太上皇即當九五王必為儲副凡如此者數四朕叱而後止寧知非僕雖玩於鄧晨可收護軍遂詞於朱祐皎復言於朕兄弟及諸駙馬等因問徹太上皇太上皇遽奏於中宗孝和皇帝皇帝尋遣嗣王邕等詢問皎保護無怠詞意轉堅李通之織記不言田叔之髮鉗罔憚乃為宗楚客紀處納等密譖皎炎荒中宗特降恩私遷閩州長史詭邪每構忠懇逾深戴于朕躬憂存王室以為天且有命預覩成龍之徵人之無礼常懷逐鳥之志游辭枉陷旋罹貶斥嚴憲將及殆見朱夷履危本於初九遭險期於不貳雖禍福之際昭然可畫而艱難之中是所繫賴洎朕祇應寶位共文剪奸臣拜罷光不忘撫挹敬愛之極神明所知造膝則神莫詭隨匪躬則動多規諫補陳之闕斯人孔臧而悠悠之談嗷嗷妄作醜正惡直竊生於諺考言詢事益亮其誠昔漢昭帝之保霍光魏太祖之明程昱朕之不德庶幾於此矧子否當其悔則滅毀宗族朕負之必深泰至其亨則如山河朕酬之未禘其流言之足聽而厚德之遂忘謀始有國之終可也宜告中外咸令悉知



九月詔曰明王垂訓則罪不相及善人惧罰則刑不可濫由是每嘗直言並坐趙括魯既徙戮寧遺叔向古之道也朕所務焉衛尉少卿崔滌竭誠奉國忘体事君魯同下社之遊頗若中陽之舊誠表於先覺節全於後彫其兄滌素蓄異畝交結亮黨滌雖懷在原之急深憂闔室之刑動靜則聞始終必尽為臣無隱唯滌有之言念厥幼曷云從坐老父就殞諸兄繼歿摧落變衰有足矜憫賞罰勸沮宜判忠邪滌家除兄滌一房外餘並不須為累滌今登玄祖在藩邸與之同里而居由是有舊景龍玄宗之路州賓友錢別者自國門而旋滌獨從至於華及登極恩眷甚原賞賜相繼恩渥之盛當時無與帝次其朝夕宮掖出入無間慮有所洩漏乃於滌旁上親禮慎

五年七月詔曰西漢諸將多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宜以優閑自保觀夫先後吉凶之數較然可知良有以太常卿上柱國楚國公監

脩國史姜皎衣纓奕代忠謹立誠明識比於橋玄密思方於宋祐朕

昔藩邸早與款洽及膺大位屢錫崇班茅土列爵河山傳誓傳蒙光

寵特冠等夷朕每欲其戒盈用克終吉未若避榮公府守靖私第自

弘高尚之風不涉囂塵之境休我恩貸庇尔子孫宜歸田園以恣娛

樂散官勲風並如故時皎弟晦為吏部侍郎兄弟當朝用事侍中朱

景以其權寵大盛恐非久安之道屢奏請稍損之故有是命後坐漏

洩禁中語配流於雷州死於中路帝思皎舊勲令遞其柩還制曰念

舊飾終抑惟令典故秘書監姜皎頃在屯難頗申誠績運屬光華遂

延恩澤而過由驕怠遽隲幽明言念往初有深務悼宜寵泉窆以示

不忘可贈澤州刺史

六年二月以少府監齊景胃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充劍南道支度

防禦兼松當姚雋等州處置兵馬使以隰州刺史充國公陸象先為  
潤州刺史兵州刺史燕國公張說為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海州別駕  
員外置同正員韋嗣立為陳州刺史沔州刺史張廷珪為蘇州刺史  
洋州刺史賈曾為慶州刺史皆坐貶久之特恩詔叙其舊也

十一年正月幸潞州以歷試舊宅為飛龍宮詔曰朕巡狩晉陽觀風  
問俗肆觀東后存問百年候於境者抑惟故事今停蹕潞州勞以牛  
酒其外州刺史及迎駕父老道士女道士僧尼等遠來至此頗以艱  
辛宜並令預會刺史賜物四十疋父老以下各賜物三疋又勅大原  
府境內其有沉淪草澤抱德栖遲及武德功臣子孫并元從子孫才  
堪文武所屬官者並委府縣搜揚具以名薦辛卯詔并州置比都改  
州為大原府癸巳親製起義堂頌刻石紀功于大原府之南街

二十年十月北狩至潞州勅曰朕往在藩邸遊歷潞城歲月頗多人  
情亦厚今因巡省再過此邦初至歡呼皆有田里之感將去佇立益  
知戀主之誠言念此心孰不能變雖天下為一政有何殊而王者無  
私意不謂此特宜優異以納群心其潞州百姓丁壯等免征行令其  
分番宿衛定名長從仍委長史虛心審問父老百姓等如此處置可  
否奏聞

天寶七年正月制曰哲王垂範既有寵於勲庸先聖立謀諒不遺於  
故舊贈澤州刺史姜皎真心敏識雅量通才夙懷經濟之能且著文  
嗣之美往居藩邸早奉欵承及登宝座進忠讜漢高之念盧縮魏  
祖之戒尔無愧永言徽烈豈忘褒崇宜加贈於八座更開封於百室  
可贈吏部尚書仍賜寶封三百戶與子孫永充享祀



蕭宗以至德元年七月即位於靈武詔東宮官屬既會昌期合承寵  
命量加改舊

李泌自天寶末侍詔翰林仍東宮供奉帝甚禮之泌為楊國忠所忌  
出薪春郡及帝即位遣使訪召會泌自嵩穎間行至彭原郡謁見陳  
今古成敗安危之機契於宸衷延至卧内動皆顧問泌稱山人故辭  
祿秩以散官寵之特拜銀青光祿大夫仍知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  
事

杜鴻漸為朔方節度判官會帝承會北巡徵兵討逆屯于灵武鴻漸  
得謁見及即位之際鴻漸以定策功遷中書舍人兼判兵部侍郎  
代宗寶應元年八月優詔東宮官僚並與改轉願守本官者亦聽李  
進初為帝東宮從事又為皇太子元帥參佐後至兵部侍郎卒帝甚

悼之制曰朕在藩邸理兵西夏建於元子受律東郊時更否泰再同  
休戚其恩遇如此贈禮部尚書

德宗即位初以國子博士翰林學士張淑為左散騎常侍仍為李士  
帝自居春宮涉常為侍讀及嗣位後庶政小大皆咨之思禮甚崇多  
所弘益俄受前湖南觀察使辛京果金事覺以息舊下之罪廢于家  
建中初帝以駙馬都尉柳譚子晟嘗有硯席之舊日加渥澤興元初  
贈尚書左丞趙涓禮部尚書涓永泰初為御史禁中失火焚屋室數  
十間與東宮稍逼近代宗深驚疑之涓時為巡使俾令即訊涓按驗  
證據乃上官遣火所致也推鞠明審頗尽事情既奏聞代宗甚嘉賞  
焉帝時在東宮常感涓之究理詳審及為衢州刺史年考既深又與  
觀察使韓滉不相得滉奏請免其官帝見其名謂宰相曰豈非永泰

初御史趙涓乎對曰然即日拜尚書左丞俄知吏部選事扈從梁州而卒

順帝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制以給事中馮伉為兵部侍郎以兵部員外郎史館脩撰歸登為給事中脩撰如故伉及登皆帝在東宮時侍讀以師傅恩拜

憲宗在藩邸張宿因軍使張茂宗得出入東宮辯譎敢言洎濫撫登位之際驟承顧幸擢居諫列以舊恩數召入禁中終諫議大夫武元衡仕德宗為御史中丞順宗即位王叔文等不悅之罷為右庶子帝始冊為皇太子元衡贊引因識之及登極復拜御史中丞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閏月以駕部員外郎丁公著為給事中兵部郎中薛放為工部侍郎咸以東宮舊恩起獎初放為皇太子侍讀及嗣位未聽政間放多在左右密參機命帝嘗謂放曰小子初承大寶懼不克負荷先生宜為相以救不逮放叩頭曰臣實庸淺不足當重任乞陛下授以能者帝尤用嘉歎賜以金紫加集賢殿學士雖事任非切而恩顧轉隆又轉兵部二侍郎禮部尚書兼學士如故二月御冊鳳樓大赦詔東宮官及侍讀普恩之外賜爵加階仍並與進改

三月以檢校司空兼太子少師判國子祭酒事鄭餘慶為檢校司徒餘如故加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韓臯檢校右僕射並以東宮師保之舊進秩也以太子賓客李益為右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分司東都韋貫之為河南尹太子賓客田融為太子少保兼太子詹事依前番司益寺亦以春宮旧寮進秩焉



四月以前虔州刺史韋綬為尚書左丞綬前為諫議大夫侍讀東朝  
帝深禮敬至是以舊恩超擢未幾復加集賢李士

敬宗長慶四年正月即位三月以太子少保張引靖為太子少師分  
司東都太子賓客令狐為河南尹兼御史大夫太子賓客李益為左  
散騎常侍太子賓客張賈為左散騎常侍並以官僚加恩也

文帝初封江都王寶歷二年十二月即位太和元年正月赦江東王  
府官去年十一月即位太和元年以前在任者並與進改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二月車駕在洛京丁丑大原耆老薛漢等八  
十一人詣闕稱慶見于嘉慶殿帝以豐沛之民親自慰諭給賜物有  
差

二年六月贈故河東節度副使右諫議大夫李襲吉禮部尚書故河  
東節度副使禮部尚書蘇循為尚書左僕射故河東節度副使故戶  
部侍郎盧汝弼為兵部尚書故河東管內觀察判官檢校尚書左僕  
射馬揆為司空故河東畱守判官工部尚書李敬義為尚書左僕射  
皆河東舊僚也

十一月贈故天雄軍節度副使王緘為司徒緘燕人初為劉仁恭幕  
史天祐四年仁恭遣緘使鳳翔路由大原及復命燕晉不通帝畱之  
言不遜命繫於獄尋脫之署巡官帝侍之甚厚時有馬郁者亦仁恭  
之幕賓也三年冬仁恭令郁將兵三萬會于晉門攻潞州因茲亦於  
晉帝以郁為畱守判官郁緘俱有文材然郁博通多識才性朗俊下  
筆成章郁軍書墨制多出於緘初從定魏州為節度判官暮年為副  
使帝寵顧甚隆及故柳之役緘於鞮重間為亂兵所殺帝聞之歎然

曰副使應至不測翊日得其喪以歸至是追贈

明宗在潛時同光中賜得梁祖庸使趙巖洛中宅宅雖華以迤內遠  
乃羅周敬易其弟諾之其弟即周敬父紹威前唐時所建在福善里  
後帝即位一日夢中見一人儀刑懷秀若素者識帝夢中曰此得非  
前宅主羅氏乎及寤放其子孫左右對曰周敬見列明廷召至果符  
夢中所見帝謂侍臣曰朕不欲使大勲之後又無土地因授左馮非  
承家為善何以致此

天成元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大原潛龍宅請以積慶宮為名從之是  
月勅漢朝昇沛魏祖封譙當化家為國之時行奉先思孝之道賸惟  
應郡跡乃帝鄉宜師古而逮邦亦推恩而及物俾崇國本以洽人情  
其應州宜置彰國軍節度仍以興唐軍為棗州隸彰國軍

九月己未幸前隰州刺史袁建豐之第帝在藩邸嘗為副相得甚歡  
至是建豐風病沉廢於私第以舊愛親幸撫慰之

二年四月贈故振武軍節度使李嗣昭為大尉嗣昭天祐十五年卒  
於大原帝舊敦分義臨御之後念深故人故有是詔

十一月乙卯平盧軍節度使霍彥威天平軍節度使苻習二人同入  
覲召昇殿命樂舉酒語及佐命決策之事歡話移時

長興元年三月以吐谷渾薛萬通為嵐州刺史與帝有舊故也十月  
北京番守馮鏊謝恩賜母衣服銀器初鏊父在大原潛龍弟為家老  
母出入第中恩義頗厚鏊自宣徽使居守晉陽將之任鏊母辭於宮  
中帝謂鏊母曰吾輩老矣鏊昨來聽角兒走吾前今日便得氣力吾  
頃在大原為備將視節度使富貴極矣彼時吾不敢准望將帥今鏊



為番守節度使耳姥更宜內訓撫成鄉里生民是錫以金繒及至任  
毋用中使往即慰問之

二年三月以李從臻檢校尚書左僕射右衛將軍劉遂凝檢校戶部  
尚書右監門衛將軍韓昭裔檢校戶部員外郎太子左贊善大夫仍  
賜紫金魚袋趙筠檢校兵部尚書王再有檢校刑部尚書湖漳檢校  
國子祭酒內史延韜檢校左散常侍皆帝在藩邸舊參佐也

四年八月乙丑帝顧問侍臣前洋師陳臯稱病甚乞致仕信乎對曰  
實然帝因愴然改容良久曰陳臯昔為健兒從吾征伐操戈振甲氣  
吞豹尾今衰落如此浮生壯健都幾何時哉咄嗟久之因令孟漢瓊  
往勞問之

安金全初仕莊宗為騎將與帝尤相善天成初召金全歸朝授振武  
節鉞同平章事

何瓚初仕莊帝判番守於北京及帝續嗣昔罷歸闕見於秘殿帝念  
念及故舊召問久之厚加賜賚

李建從初事莊宗以不能巧官久滯偏裨帝嘗掌牙兵與建崇共事  
甚愍之連授磁沁二州刺史

曹英本常山真定人父全武事趙王鎔為列校英因得隸鎔帳下及  
莊宗奄有其地錄其左右收為散指揮使帝即位英侍於伎下問其  
祖考英以實對帝曰乃朕之舊也擢本班行首每加顧問

樂縱之初依帝攝代州衙推及鎮邢洛為書記自是移鎮常山被天  
平宣武西鎮節度副使帝鎮常山被病不隨及踐祚縱之請見于洛  
邑安重誨怒其覲望半歲餘無所投言事者聞於帝帝曰德勝用兵



時縱之飢寒相半不離我左右今有天下何人不富貴獨委縱之何  
以勸臣臣遠召見之旬浹除磁州刺史

長興四年十一月即位丙辰以天雄軍節度判官唐洎為左諫議大  
夫掌書記趙彖為起居郎攝觀察推官吳承範為左拾遺左都遺衛  
宋令詢為磁州刺史皆帝帥鄴時文武參佐也唐洎舉進士自帝帥  
宣武時從事歷太原真定三府帝嘉儒學洎之所啓也故有此授又  
以天雄軍巡官殷鵬為右拾遺鵬與吳承範俱魏州人舉進士會帝  
為帥歸鄉里依之故有是授趙為應順元年正月以前洛州團練使  
皇甫立為保大軍節度立明宗微時舊人也性不趨競同時數輩皆  
秉節鉞立總及二千石朱馮舉其勞舊故有是命臣欽若并日朱弘昭  
馮鑿皆當時宰相  
末帝初天成中出鎮河中府房嵩者京兆長安人也少為唐宰相崔

魏公家臣後因亂客於蒲州於路迎謁帝求事軍門帝受之使治賓  
客及登極歷南京院宣徽使

清太元年以左諫議大夫盧損為右散騎常侍損常奉使河中與帝  
款接故也

五月以右千牛衛上將軍苻彥饒充左右嚴衛都指揮使彥饒舊典  
禁軍明宗廟立定亂之功今春以伯氏安州不治而入宿衛帝遊舊  
也故復委任之

六月以前均州刺史韓遠為羽林將軍中州刺史李千為右驍衛將  
軍前河東行軍司馬李繼宗為左驍衛將軍前鄜州行軍司馬韓昭  
為左武衛將軍前彰義行軍司馬喬行劔為右武衛將軍前青州行  
軍郭師肇為右武衛將軍前安州將軍司馬石延鑿為右監門衛將



軍前同州行軍司馬趙彥鐸為右監門衛將軍帝又親戎事皆舊部校也故有是獎焉

辛巳以太子太傅致仕王建立無侍中充天平軍節度鄆齊棣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建立以微賤事明宗與帝少而周旋備嘗艱苦明宗鎮真定詔入朝以建立巡檢知番守事及即位遂用為節度使後歷數鎮長興中致仕帝與之舊乃有是拜

七月詔禮部郎中知制誥呂琦賜紫金魚袋初帝河中失守歸清化里第罕得出入琦寓止在帝左右凡有奏請謀度之事遣韓昭咨於琦而後行既君天下深念疇昔故前命知制誥至是有金章之賜庚申贈前京兆府高陵令郝誦為兵部郎中故鳳翔節度押衙朱廷乂為尚書左僕射初帝在岐陽將起兵召謀畧之士誦自言有鬼谷押闔之術廷乂自許氣挾二人相繼往長安說王思同二人未還會藥彥稠至知是岐下來思同不獲已拘誦送京師廷乂初謂帝曰必令思相效用事或踟蹰勞一七耳從者以此語告思同乃殺之故有是贈

二年九月詔以量移同州長流人放歸鄉里司徒誦為祖州司馬誦與帝有賓筵之舊初流州移同州又放歸本貫路由都下遣人慰勞便欲番之韓昭曰同列八人誦獨異之非典也用之非晚至是欲召還昭又曰八人內例止可復資無宜異等故有以投物帝在河中誦為判官明宗時諸子中秦王為河南尹判六軍王府最盛誦因入貢祈安重誨願不歸蒲中乃授右補闕史館脩撰無幾為戶部員外郎充河南府判官明宗寢疾秦王構逆誦與諸將至天津秦王兵散各



賤為庶民洎帝御極詔薄伐將振昆陽之旅以興涿鹿之功徵師求  
達於諸侯衛士且疲于士卒而李懷光三軍夙駕千里勤王上假雷  
霆之威下逐虎狼之衆議功方始守節靡終潛構禍胎拒違朝命棄  
同即異

捨順効逆臣至以在法必誅猶示綏懷庶其牽復而鴟音益厲猿突  
莫迂大戮可加曾無噍類雖自貽伊戚與衆棄之而言念尔劳何嗟  
及以其前効猶在孤魂無歸懷之恍然是用婁軫于欽布陳大信  
冀以化成保合大和期於刑措宜以懷光外孫燕八八賜信李氏名  
承緒授左衛率府胄曹參軍承懷光之後仍賜錢一千貫任於懷光  
墓側置立庄園侍養懷光妻王氏并備四時享奠之禮嗚呼朕實不  
德臨於兆人泣辜宥罪素誠所志尔其保姓受氏宣力承家勉紹召  
考之建國庸無若尔父之違王命初懷光授其子璿援等皆死唯妻  
王氏在帝特捨其死及是又思懷光舊勲哀其絕後乃命承緒繼之  
九年十一月日南至郊祀禮畢大赦天下詔九廟配享功臣封爵廢  
絕者宜令紹封以時享祀

十三年五月封前左衛率府兵曹同正元份為襲三恪韓國公順宗  
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制曰二王三恪褒聖侯各與一子官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即位閏正月二王介國子文仲達卒命有司舉  
舊典葬祭

敬宗室歷元年八月戊申以故鄆國公楊造男前所左內率府曹參  
軍元湊襲鄆國公食邑三千戶

文宗太和五年正月鄆國公楊元湊奏陳先祖隋文帝等陵四所在



鳳翔一所在揚州兩所在京兆府准去年四月九日勅二旨所以啓  
迪前王發軍後嗣故介國公宇文超男晏傳彼茂緒曰予嘉客爾雍  
成性溫潤合禮雅有助祭之容宛是宜邦之具爰復爾國以承天休  
可襲封介國公

天寶七載五月詔曰自古帝王建邦受命必敬先代以循舊章周備  
禮文既存三恪之位漢從損益唯立二王之後自茲以降且復因循  
將廣繼絕之恩式弘復古之道宜於後魏子孫中簡擇譜屬灼然相  
承者一人委所司勘責准鄴公例定為三恪八載制曰胡公啓陳微  
子分米位存三恪秩比二王後魏孝文帝十代孫元伯明器蘊中和  
業彰前烈保大名之餘慶擇幹蠱之良才謙而不渝信而可復固當  
纂承殷後式備虞賓頃屬恩愛崇繼絕主魏祀者非尔而誰受茲寵

章無忝負荷宜大啓於土宇俾光膺於禮物可襲封韓國公食邑三  
千戶

九載處士崔昌上封事推五行之運以國家合承周漢其周隋不合  
為二王後請廢詔下尚書省集公卿議昌負獨見之明群議不屈會  
集賢院李士衡包抗表陳議論之夜四星聚於尾宿天意昭然帝心  
遂定乃求殷周漢後為三恪廢韓介鄴等公以昌為左贊善大夫包  
為虞部員外郎

肅宗乾元元年四月大赦天下詔曰三王三恪各與一子官  
德宗以大曆十四年即位詔二王三恪褒聖侯各與一子官  
貞元五年三月詔曰懷舊念切仁之大也興滅繼絕義之弘也昔蔡  
叔圻族周公封其子於東土韓信干紀漢后爵其孥以以弓高侯君



集之不率景化我太宗存其嗣以主祀佯老先王之道洎乎烈祖之  
訓皆以刑佐德俾人嚮方則斧鉞之誅甲兵之伐盖不得已而用也  
曩歲盜臣竊發國步多虞朕狩於近郊指期休宋承殷祀爰及魏晉  
禪伐相仍山陽賜號於當塗陳晉受封於典午上天回睠授歷朕躬  
隋氏順時遜其宝位敬奉休命敢不對揚永作我賓宜開土宇其以  
莒之鄆邑奉隋帝為鄆公行隋正朔車旗服色一依舊章仍立周後  
介去共為二王後二年五月鄆公薨追崇為隋宗帝謚曰恭

太宗貞觀二年八月制曰二王之後礼數宜崇寢庙不脩廩餼多闕  
非所以追崇先代式敬國賓可令所司量置國官營立庙宇 中宗

神龍元年五月制仍旧以周隋為二王後

先永昌元年以周漢之後  
為二王仍封舜禹成湯之

商為  
三恪

玄宗開元二年二月勅二王後每年四時嚮庙社及祭服祭器並官  
給其帷帳凡案有關官給主客司四時省問子孫准同正三品蔭隋  
後每年給絹二百疋米粟二百石並春秋支給仍准見承襲人親兄  
為分襲者與三分餘各一分兄弟有得職事官者其物即還見襲人  
五年二月行幸東都大赦制武德貞觀已來勲臣子孫無在位者更  
詳求其後奏聞

十一年十一月南郊大赦詔武德已來實封功臣知政宰輔有身無  
大故而亡官失封子孫論屈者所司勘責具以狀聞存者可酬其官  
榮逝者當錄其裔嗣使明同慶知有令辰

十五年閏九月勅二王後有賓者會賜同京官正三品其夫人亦同  
諸王公以王無子孫以兄弟為後曾經侍養者聽承襲

贈爵者亦准



若死王事雖不曾經侍養亦聽承襲又王之後子孫有犯罪當除爵者改立次賢

二十五年六月辛酉制曰夏典有虞賓之位周書載微子之封臨淮公荀顛玄公以繼顛後又封博陵王沈從孫道素為博陵公又封高

平公陳騫玄孫襲爵高平公以騫孫粹嗣侯遇故害也

後魏太武時求故司空封西昌侯庾岳子孫仕為將帥者得其子陵

從征有功聽襲爵岳道武時誅之人戲冤惜焉

延和初詔曰故征西將軍爵臨淮公立堆國之肺腑勲著先朝西征

喪師遂從軍法國除祀絕朕甚愍之可賜其子跋爵淮陵侯初堆與奚斤進

平赫連昌斤追擊昌弟定番堆守鞬重斤為定所擒堆棄甲走長安太武大怒遣安頓斬之

孝文延興元年冬詔訪舜後獲東萊郡氏媯荀之復其家畢世以彰

盛德之不朽

宣武繼絕世詔以故萬騎大將軍封常農王奚斤諸弟子鑒特詔其

後以承封邑

初斤薨子施觀襲爵他視為將征懸瓢卒於軍丁延襲爵出為萬城鎮將卒子緒襲爵開建立并封常農郡

開國侯食邑三百戶後例降為縣改封登城縣

又詔復故試守河內郡

郡陸瑋爵以子景祚襲陸侯為征西大將軍封東平王薨子馥襲馥

瑋子瑋襲瑋為禮部尚書免官試守河內郡咸陽王儉謀反令于曇

和先批河內瑋聞儉敗斬曇和首時以瑋不先送曇和儉敗治斬首

責其通情微詣廷尉死於瑋弟凱上書訴寃乃詔復之

隋文帝以周後宇文洛為介國公賓子隋煬帝大業四年十月辛亥詔曰昔周王下車首封唐虞之裔漢帝承曆亦命殷周之後皆所以褒立先代憲章在昔朕嗣膺景業旁求雅訓有一引益欽若令典以為周兼夏殷文質大備漢有天下車書混



一魏晉紹襲周流未遠並宜立後以存繼絕之義有司可求其冒緒  
別聞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二十三日詔曰革命創制禮樂變於三王脩  
廢繼絕德澤隆於二代是以鳴條克罰杞用夏郊牧野降高貴鄉公  
正元年紹功臣世封荊州牧昌陵鄉侯夏侯尚從孫本為昌陵亭侯  
邑三百戶以奉尚後初尚子玄嗣以謀廢  
司馬景王一夷三族

甘露二年報封河東大守豐樂亭侯杜畿孫預為豐樂亭侯邑百戶  
初畿子恕嗣免為庶人徙章武郡是歲河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  
畿之遺績朝廷感焉

陳晉王景元四年封蘭陵侯王肅子恂為蘭陵侯

晉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詔曰昔夫尉王陵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  
以守位征西將軍鄧艾矜功失節實應大辟然被書之日罷追人衆  
束手受罪比於求生遂為愚者誠復不同今大赦得還若無子孫者  
聽使立後今祭祀不絕

元帝時以大尉臨淮公荀顛兄玄孫序為顛後封臨淮公又封蘭陵  
公衛瓘玄孫崇為江夏郡公

明帝大寧三年七月詔曰三恪二王世代之所重興滅繼絕政道之  
所先又宗室哲王有功勲於大晉受命之際者佐命功臣碩德名賢  
三祖所與共維大業咸開國祚土誓同山河者而並廢絕煙祀不傳  
甚用懷傷主者其詳議諸應立後者以聞

成帝咸和元年十月封魏武帝玄孫曹劭為陳留王

咸康二年十月詔曰歷觀先代莫不褒崇明祀賓禮三恪故祀宋啓



王光於周典宗姬侯衛垂美漢冊自頃喪亂廢邦矜悴周漢之後絕  
而莫繼其詳求衛公山陽公近屬有復行脩明可以繼承其祀者依  
舊典施行

孝武帝太和二年正月繼絕世紹功臣詔曰故大尉西公公張軌著

德遐域世襲前勞強兵縱害遂至失守散騎常侍天錫扶迹登朝先

祀淪替用增矜慨可復天錫西平郡公爵又封大尉孫純為琴亭侯

初忠子威嗣卒子純嗣永平元年許侯馬光子即為命郡侯

坐母殺純叔父

因竇憲奴誣光

典憲遂自殺

元初元年靈壽侯邳彤孫音為平定侯初彤子湯卒子其嗣臣致若

名無子國除是於詔封

三年封順侯王廖孫度為平陽侯初廖子遵嗣徙封鄭鄉侯遵

卒無子國除於是詔封

永寧元年封即陵侯臧宮曾孫由是即陵侯初由允松嗣侯元初四

年與母別居國除至是封由

建光元年封舞陰侯岑彭一作舞陽曾孫杞為細陽侯初彭征蜀薨子遵

嗣徙封細陽侯細陽縣名故城西遵卒子伉嗣伉卒子杞杞一作起元初

三年坐事失國至是復封侯

順帝陽嘉三年封林慮心王子耿寶子箕為牟平侯初寶弟子承襲

公主爵為林慮侯後閹太后以室寺阿附嬖倖共為不道策免室及

承皆貶爵為亭侯遺就國室於道自殺國除大貴人耿請乃召封

桓帝延熈二年詔封全椒侯馬成玄孫昌為益陽亭侯成六嗣孫配

罪失國於槐里侯萬脩玄孫恭為門德亭侯初脩曾孫豐為曲平亭



之除

魏文帝黃初中賜蔣令亭侯田疇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疇從太祖

平鳥丸有功封亭侯邑五百戶疇周議不支及卒子又早死于是封從孫紹封陵樹亭侯荀攸孫彪為陵

樹侯初攸子適嗣無子國除都亭侯任峻中子覽為關內侯初峻子先嗣無子國除都亮

侯蘇則子愉為都亭侯初則子怡嗣無子

明帝青龍二年三月庚寅山陽公薨漢獻帝也八月壬寅葬于山陽國適

孫桂氏卿侯康嗣立為山陽公

徙旦帝筑陽侯好為平春侯平縣名屬夏江以奉漢嗣

和帝永元三年十一月幸長安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有傳世不

絕之義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壠肖何墓在長陵

東司馬門北百步曹參塚在長陵旁道北近肖何塚循其節遠每有感焉忠義獲寵古今所同

可遣使者以中牢祠大鴻臚求近親宜為嗣者須景風詔封以章厥

功大鴻臚掌封拜諸及其嗣春秋為異部日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則封有功臣也

安帝永初六年詔曰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及乎孫古

之典也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公羊傳日善及子孫惡止及身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弘聖

緒橫被四表昭假上下昭明也假至也下天地光耀萬世祉祚流衍垂於罔極

予末小子夙夜永追思惟勲烈披屬按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

虎臣讖記有徵蓋蕭紹封傳繼於今和帝紹封肖曹之况以未遠而

或至之祀朕甚愍之其餘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罪奪國其子孫

應當統後者分別署狀上將及景風章叙舊德顯茲遺功焉初膠東

侯賈復孫平鄉侯普有罪國除於是紹封普子晨為平鄉侯明年二十八將

絕國者皆紹封焉



七年詔封安平侯蓋延曾孫恢為戶亭侯

初延子扶嗣扶卒子澤側

平謀反伏誅

揚虛侯馬武孫震為涿亭侯

初俊子昌嗣封徒無胡侯建

頭之封乞錢五十萬為閭內侯章

參處鄉侯杜茂孫奉為安樂亭侯

帝怒貶為閭內侯竟不賜錢

櫟陽侯景丹孫處為監亭侯

初丹子尚嗣徒

初茂子元嗣永平十四年坐與

封余吾侯尚卒子苞嗣卒子

初武子松嗣

楚王英黨類昆陽侯傅俊孫鈇為高置亭侯

初祐子商嗣商卒子演

伯為外孫陰皇后丑

槐里侯萬脩曾孫豐為曲平亭侯

初脩子普嗣

盡事免為廢人

中水侯李忠增兄子岑為龍顏額侯

初增子

後岑一

六月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為襄魯侯

二年四月封固大司馬博陸侯霍光從父昆弟曾孫陽宣平侯張教

玄孫慶吉絳侯周勃玄孫共舞陽侯樊噲玄孫孫之子章皆為列侯

復爵賜故曲周侯酈商等後玄孫酈明友等百一十三人爵閭內侯

食邑各有差

是歲賜曲逆侯陳平代後

後漢光武建武二年五月封周侯姬常為周承休公

承休所封故城

五年七月壬申封殷後孔安為殷紹嘉公

十三年二月庚午以殷紹嘉公孔安為宋公周承休公姬常為衛公

以為漢賓

明帝永平四十年封安豐侯竇融孫嘉為安豐侯初融子穆勳俱以

罪死詔還融夫人與小孫一人居洛陽家舍至是封勳弟嘉為安封

侯食邑二千戶奉融後

章帝建封元年封膠州侯賈復小子邯為膠東侯邯弟宗為即墨侯



各一縣初復子忠嗣忠卒子敏嗣坐誣告毋殺人國除  
二年封平陽侯曹參侯湛為平陽侯又封東光侯耿純孫肝為高亭  
侯初純子阜嗣徒封莒鄉侯永平四年坐同族耿歙與楚人顏忠辭  
語相連國除

十年十月西巡狩數召奉車都尉韋彪入問三輔舊事禮義封俗彪  
因建言今西巡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功臣褒顯先勲紀其子孫帝  
納之行至長安乃制詔京兆尹古扶風求蕭何霍光後時光為苗裔  
唯封何末孫熊為鄼侯

八年以廣平侯吳漢孫旦濯陽侯濯陽縣名屬汝南郡旦卒無子國除帝不經遂於

成帝鴻嘉元年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既絕統所以重宗廟廣

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丙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於之

夫善善及乎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閔內侯昌為博

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

元延元年十月封蕭相國一云云孫之子南嶽長嘉嶽鉅鹿邑名如為此縣長為鄼侯時

臣子孫多廢杜說曰昔唐以万国至是雍之政虜下以之多郡後  
享共政之治湯法三聖殷代太平周封之百重譚未負是以內恕之  
君樂絕繼世隆明之主安立亡國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秦  
牧野之克顧勤后之群知其思結於民心功光於王室也故追述先  
父之志求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寓受敬師命賜隆厚大孝之隆於  
是為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况其  
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隨豈無刑辟經祖  
之竭力故支庶頽焉連歎功臣亦皆部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  
其號亡以顯其魏賞以不細矣百余年間而襲封者尽或絕其姓或  
乏无主朽骨枯於墓苗裔流于道生為慈隸死為轉屍以往以今甚  
可悲傷聖朝於憫詔求于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  
察恐傷聖朝於憫詔求于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  
勸後世也三人為衆雖難尽繼宜從尤切於是  
成帝復詔肯何



綏和元年二月詔曰蓋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天地人是

謂三統二王之後並為王昔成湯受命列為三代夏殷周也而祭祀廢絕考求其後莫

正孔吉無孔吉最正也其封吉為殷紹嘉侯三月進爵為公及周承休侯皆

為公地各百里一云二月甲子封殷後孔子世吉適子何為紹嘉侯後六月進爵為公地方百里元始二年更為宋公

哀帝元壽二年封平陽曹參玄孫之孫本始為平陽侯參玄孫宗有罪免為城且

至是以本紹始封

平帝元始元年正月令諸侯王公列侯閭內侯亡子而有孫若子同

產子者皆得以為嗣子同產子者謂養昆弟之子為子者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

為宗室屬未及而已罪者復其屬於是封龍額侯韓中元年以高景

侯周孫成應紹封高景侯初成以及奇為項籍死事子侯文帝五年謀反誅

三年以曲周侯酈商子堅紹封曲周侯商子奇嗣有罪免

六年以河陵侯郭亭孫延居紹封河陵侯初亭嗣有罪免費侯陳賀子最紹

封費侯初賀子嘗嗣辛

後元年以杜衍侯王翦子郢人紹封杜衍侯初翦孫申呂嗣王俊

武帝元光三年以平定侯齊受魯孫延居紹封平定侯初受孫嗣亡後

元狩三年詔御史以鄼戶二千四百封蕭何魯孫慶為鄼侯布告天

下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也初何魯孫勝嗣生侍嗣不嗣耐而隸

元鼎四年帝祀后土還至洛陽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北列

侯奉其先祭詔曰祭地冀州瞻望河洛州省豫州覲于周室邈而無

祀詢問耆老乃得孽子嘉紹繼也其封嘉為周子南君後元年以遊

擊將軍按道侯韓說子增一作增紹封龍額侯初說子興嗣征和四年

生巫蠱誅一云生祀其要斬帝曰游擊將軍死事無論生者說當時掘蠱於天子宮為太子

生巫蠱誅一云生祀其要斬帝曰游擊將軍死事無論生者說當時掘蠱於天子宮為太子



所殺死與國事與雖以丑盡見誅其昆弟宗族應從坐者可勿論之乃復封興弟為增龍額侯

宣帝地節四年詔丞相御史求問蕭相國後在者得玄孫建世等十  
二人復詔以鄼戶二千封建世為鄼侯

元康元年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苛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奉祭  
祀世世勿絕其母嗣者復其次

元帝初元五年止月以周子南君姓姬名延即嘉之孫也為周丞休侯承休國在潁州

位次諸侯王是時帝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君目往

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生而通三統也其紀誅絕之罪者絕而更

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

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

上承陽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殷後而已今之故宋准求其嫡

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也孔子曰立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

世為湯後帝以其語助之大受其命謂天命

撫民其寬除其邪撫民以寬政放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言湯立

功加于

于當時德澤垂爾唯踐脩厥猷舊有令聞汝微子言能踐湯德

及後世裔末也汝微子言能踐湯德

克孝肅恭神人予善乃德曰篤不忘言微子敬慎能孝肅恭神人故

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孝公之人祭祀則神

敬享施令則人敬和

用是封立汝于上公位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藩王

正北東方華夏之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大汝烈祖成湯之道以法

其位以輔我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言微子累世享德不忘厥祖

言上下同榮慶鳴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微子

俾我有周無斁汝世世享德則使我乃代武庚設之餘民甚愛戴之故周頌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振

驚二王之後來助祭也二王夏殷也其後祀也宋也

漢高帝十年至邯鄲求樂毅後得其孫叔封之樂鄉新在此號曰華成



君

文帝元年封舞陽侯樊噲庶子市人為侯初噲子伉呂后妹呂須之  
子嗣舞陽高后薨大臣誅呂須等因誅伉數月帝立廼復封市人為  
侯復故邑

後三年以絳侯周勃子亞夫為條侯初勃子勝之嗣絳侯尚公主不  
相中也意不相可坐殺人死國絕一年帝乃擇勃子賢者河內太守  
亞夫嗣勃後

景帝二年制詔御史故國相蕭何高皇大功臣所與天下也為治也  
一日共

業其功造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以武陵縣戶二千封何孫喜為列侯一作

武陽喜凡  
有罪免

六年以絳侯周勃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以勃子亞夫  
有罪死國絕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一百七十三

帝王部

繼絕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莫不興滅繼絕以歸天下之心焉書稱虞賓  
在位群后德讓謂雖丹朱之不肖而以帝堯神明之後尊而禮之故  
周武克商未及下車追存賢聖爵而祿之以奉祭祀俾故老遺俗感  
人澤之至厚繼體守文存鑒戒之悠遠至恭三恪其義益顯炎漢而  
下封崇尤盛至於六國餘列佐命元勳籍其名數因有家食斯又念  
勸勞之深旨也

夏禹踐天子之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唐封堯之子以  
虞封舜之子

以奉其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容見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



周武王勝殷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又追

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弘農陝縣有焦城故焦國也黃帝之後於祀帝

堯之後燕國有薊縣帝舜之後於陳舜妻堯之二女居於媯其後因以為

或續至是求舜後有媯蒲封之以奉舜祀大禹之化有杞禹之苗裔殷時或封或續至是

夏后氏祀

成王即位少周公旦代行行當國管叔疑之乃與武庚作亂欲襲

成王周公一云襲成周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

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封命之書王若曰猷殷王元子微子弟乙

元子故順道惟稽古崇德象賢惟考古典有尊德象賢之義言今法之統承先王脩其

禮物言二王之後各脩其典禮正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為時王賓客與時皆美長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言汝祖成湯能齊德聖達廣大深遠澤流

後世皇天眷祐誕受厥命大天春顧湯祐

世宗即位初以給事中張可復有澶淵幕府之舊拜為左散騎常侍

周彥顧與帝有舊及即位超授內客省使未幾知相州軍府事尋改

延州兵馬留後到鎮頗以植貨為意窺盩其利侵漁蕃漢部人群情

大擾會帝南征蕃部結聚盩迫州城彥顧閉壁自守求援於鄰道賴

救兵至乃解帝不悅征起京師然猶委曲庇護竟不之責

王朴自帝鎮澶淵朝廷以朴為記室及帝為開封尹拜右拾遺充開

封府推官帝嗣位授北部郎中賜紫金服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一百七十二







職帝即位補護聖都虞候又念疇昔輟馬遵護之力前後所賜金帛甚厚久之領橫州刺史遷申州刺史

安審暉為河東行軍司馬常龍飛以霸府上寮授振武兵馬留後遷河陽節度使不踰月移鎮鄜州

李崧後唐長興中為樞密直學士時北虜寇雲中明宗欲命重將鎮大原時帝為六軍副使以秦王從容不軌懇求外任深有北門之望而大臣以帝方權兵柄難以議之翌日明宗怒其未秦范延光趙延壽等無對退歸本院共議其事方欲以唐議成為之時崧最在下位聳立請曰朝廷重兵多在北邊須以重臣為帥以其所見非石太尉不可也會明宗令中使促之衆乃從其議翌日帝既受大原之命使心腹達意于崧云壘浮盪須與合却幾表感之深也及青泰末帝入

洛崧與呂琦伊窳匿于伊問民家旬日帝召為戶部侍郎判戶部踰月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與桑維翰並兼樞密使

王繼弘初為後唐明宗爪牙時帝為偏將與梁人戰於河壘短兵相接帝為梁人所襲而馬甲連革折會漢高祖以馬授之獲濟繼弘適在其部有後助之力帝即位擢為六宅副使

漢高祖踐祚以郭謹邠國舊臣加檢校大尉移鎮滑臺乾祐初復授彰德軍節度使二年就加檢校太師是歲冬十月卒於位年六十輟視朝兩日贈侍中

周太祖廣順元年三月韋城西城南御園及史弘肇園帝嘗與弘肇遊宴其間臨觴嗟嘆久之

七月昭義節度使常思上言曰臣妻王氏入貢蒙陛下致敬臣惶恐



無容自處詔曰朕以君臣之道則外有朝廷之儀骨肉之親則內有  
長久之敬且朕與卿當風昔之共事實敦叙於周親安可以時使踰  
曩分卿執恭為行瀝懇上章雖謙謙之道可嘉而親親之義難替家  
人之禮朕當必行帝微時嘗在上黨思大婦奉帝甚謹帝德之及貴  
遇思益厚雖居至尊之位猶行家人之禮

二年三月賜刑部郎中景範金紫服霸府舊寮也

二年八月以安國軍節度使劉詞為河陽三城節度使詞性忠實帝  
潛龍時累同征伐頗深委信永壽節來朝帝內殿與詞從容話舊曰  
吾輩老矣自覺心力減耗於前幸先輩幹於庶事移公近鎮莫易相  
面也

王峻為樞密使性輕躁率易帝以故舊諳其為人且以佐命之故每  
優容之峻年長於帝二歲帝雖登大位時以先呼之有時呼字不忘  
布衣之契以此益自負焉

王後介國公先祖陵例每陵每月合給看守十三人鳳翔府已蒙給  
丁其京兆府及楊州未蒙准勅旨各令州府准元勅處分後唐莊宗  
同元二年二月詔曰皇王御宇禮三恪而為賓烈士敦風禋五帝而  
濟世當宜封崇後裔欽奉前脩應前代二王三恪及文宣之後並可  
各令繼襲仍加恩命所有祖宗廟宇亦宜各與增脩其墮處合得俸  
戶并子孫戶下差稅徭役仍委中書門下檢本朝格律施行

明宗天成四年八月以二王後前河清縣令襲封鄆國公食邑二千  
戶楊仁距為秘書丞

長興三年五月以二王後前詹事府司直楊延紹為右贊善大夫仍



襲封鄆國公食邑二千戶  
末帝清泰二年將作監丞襲封介國公宇文頡奏蒙恩襲封除官無  
襲爵俸給詔特給本官俸

晉高祖天福二年正月勅周以杞宋封夏殷之後為二王後無封  
之後為三恪唐以周隋之後封公又封魏之後為三恪夫應天開國  
恭以臨人宜覃繼絕之恩以廣延洪之道宜於唐朝宗屬中取一人  
封公世襲兼隋之鄆公為二王後以後周介公備三恪其主祀及起  
太廟會委所司具典祀申奏其唐朝宗屬中舊在朝及諸道為官者  
各據資歷考限滿日隨品秩序迂已有出身者參任令參選十一月  
二王後太子右贊善大夫襲鄆國公楊延壽父大理平事鄆贈太子  
中舍

四年九月癸未勅周受龍圖立夏殷之祀唐應鳳曆鄆介開之封歷  
代相公百王不易朕顯符景運肇啓丕基乃瞻前朝載稽舊典宜開  
土宇碑奉宗桃用推繼絕之仁以示維新之德宜以鄆國三千戶封  
唐許王李從益為鄆國公奉唐之祀服色旌旗一依舊制以西京至  
德公為廟牲帛器服悉從官給

五年正月庚寅以二王後前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鄆國公食邑三  
千戶楊延壽為太子左諭德三恪後汝州襄城縣令襲封介國公宇文  
頡加食邑三千戶  
六年二月以三恪後汝州襄城縣令襲封介國公食邑三千戶宇文  
頡為太子率更令

漢隱帝即位詔唐晉兩朝求訪子孫為二王後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五日制以晉漢之裔為一王後委中書門下處分

其年十月以李重玉為右監門衛將軍重玉明宗之孫也父從琛莊宗末遇害至太祖授重玉官秩令主祭念諸孤恤王者之後也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一百七十三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一百七十四

帝王部一百七十四

脩廢

蓋天興滅脩廢者仁政之攸先也古之哲后莫不有先於茲道而天下歸心焉若乃躬膺天祿受于元后享曆彌久傳祚悠遠雖宗祀已絕而德施未已其或遺風餘烈藹于舊邦鴻猷大業流于載籍屬州豫之所出瞻軌迹而匪遐因慶負之云始著脩式而咸備遙是增飾園寢由嚴廟貌謹樵蘇之禁給掃除之戶秩以祀典垂于今日雖餘分閏位亦附及之蓋德之盛者茂以加此矣

漢高祖十二年詔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令視其家復亡與它

事臣欽若等曰復除也言除其庸役不預他事

武帝元封元年十月帝行自朔方還祀黃帝在上郡周陽縣黃帝冢

五年冬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虞舜于九疑武陽屬濟陰縣郡咸陽縣

後漢章帝元和二年二月詔使使者祠唐於咸陽靈臺武陽屬濟陰縣郡咸陽縣

東南有堯母慶都墓上有祠廟堯母陵俗亦名靈台大母

安帝延光三年三月庚寅遣使者祠唐堯於咸陽

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校獵於原陵遣使者以太牢祠漢世祖

明帝景初二年五月詔曰昔漢高創業光武中興謀除殘暴功昭四

海而墳陵壞頽童兒牧豎踐踏其上非大魏遵崇所承代之意也其

表高祖光武陵四面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採

後魏道武天興三年五月東巡幸涿鹿遣使者以太牢祠帝堯

帝舜廟

明元泰常七年九月幸橋山遣有司祠黃帝唐堯廟

大武神慶元年八月東幸廣寧臨觀溫泉以太牢祭黃帝堯舜

文成和平元年正月帝東巡歷橋山祀黃帝

孝文大和十六年二月詔祀唐堯於平陽虞舜於廣寧夏禹於安邑

周文於洛陽

十九年四月幸小沛遣使以太牢祭漢高祖廟

二十年五月初營方澤於河陰遣使者以太牢祭漢光武及明章三

帝陵又詔漢魏晉諸帝陵各禁方百步不得樵蘇踐踏

二十一年三月南巡至平陽遣使者以太牢祭唐堯

四月庚辰幸龍門遣使者以太牢祭夏禹廟癸亥行幸蒲坂遣使者

以太牢祭虞舜戊辰詔脩堯舜夏禹廟丙戌遣使者以太牢祭漢帝



諸陵

五月遣使者以太牢祭周文王於豐祭武王於鎬

孝明熙平元年七月詔曰先賢列聖道冠生民仁風盛德煥乎圖史暨曆數永終地隨物變陸隧香藹鞠為茂草古帝諸陵多見踐籍可明勅所在諸有帝王陵墳四面各五十步勿聽樵牧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十月詔曰齊梁陳徃皆創業一方綿歷年代既宗祀廢絕祭典無主興言矜念良以愴然莒國公肖琮及高仁英陳叔寶等宜令以時脩其祭祀所須器物有司給之

煬帝大業二年十二月詔曰前代帝王因時創業君民建國禮尊南面而曆運推移年世永乂丘壠殘毀樵牧相趨營兆堙蕪封樹莫辨與言淪滅有愴于懷自古以來帝王陵墓可給隨近十戶蠲其雜役

以供守視

位年二月次于闕卿詔祭古帝王陵

唐高祖武德七年幸樓觀以太牢祭隋文帝陵

九載十一月周武王漢高祖於京城同置一廟并置官吏

十載九月初置二皇已前帝王廟致祭

肅宗以至德元年七月即位詔自古今聖帝明王並令所在致祭

上元元年四月改元赦制自古明王聖帝并委州縣長吏擇日於

致祭

二年九月赦制明王聖帝所在廟祠各委州縣長吏處潔致祭

代宗廣德二年二月南郊赦罪自古聖帝明王宜令所管致祭

永泰二年五月詔道州舜廟宜蠲近廟兩戶掃除從刺史元結請也

大曆四年四月鄜州節度使臧希讓上言坊州有軒轅皇帝陵閔請置廟四時享祭列於祀典從之

德宗真元元年正月受制賀赦制自古聖帝明王祠宇委長吏致祭

憲宗元和二年正月南郊赦詔自古聖帝明王各以禮祭

十四年正月詔以周文王武王祠宇在咸陽縣碑有司精加脩飾穆宗長慶元年七月冊尊號禮畢赦制自古聖帝明王各以所  
在致祭

後唐莊周同光三年六月巡檢諸陵使工部郎中李途奏昨計三十陵及令重脩下宮殿宇法物等勅關內諸陵頃因喪亂例遭穿穴多未掩脩其下宮殿宇法物等各令奏陵州府據所管陵園脩製仍四時各依例薦响及逐陵仰差近陵百姓二十戶放雜差遣充陵陵戶備灑掃其壽陵等一十陵亦一例脩掩可具置陵戶是月勅刑部尚書李琪可充昭宗少帝改卜園陵禮儀使又勅工部郎中李途授京兆府少尹充脩俸諸陵使

明宗天成二年三月丙寅宗正丞李郁奏兩京畿甸園陵之制郡縣逐處設祭

二十年二月赦制自古聖帝明王各令致祭務盡誠潔

二十二年十二月勅靈州置後魏孝文帝祠堂一所有司以時享祭是州有魏故明堂遺迹乃置廟焉

二十三年正月藉田赦自古聖帝明王並令所在長官以禮致祭大室元年正月丁未朔受朝賀赦制自古帝王並令所由州縣致祭



三載五月置周文王廟乃以同德十人四時配享

十二月祀九宮成禮畢詔自古聖帝明王陵墓有頽毀者宜令管內量事脩葺仍明立標記禁其樵採

六載正月詔曰三皇五帝道冠開闢創物垂範功濟生靈繼天之德在墳典而昭著勤人之祀以禮文而尚闕永言龜鑑宜示欽崇其三皇置一廟五帝亦置一廟即令所司卜擇吉地營建仍以時致祭其廟共置令太常寺檢校自古聖帝明王忠臣烈士陵墓有頽毀者先令脩葺並禁其樵採歲月深久摧壞或多宜令所由郡縣明申前勅處分

七載五月詔曰古之君人存諸號氏雖事先書契而道著皇王緬懷厥初寧忘咸秩其三皇以前帝王宜於京城共置一廟仍與三皇五帝廟相近以時致祭自古受命之主創業之君皆經濟艱難戡定禍亂雖道謝於往古乃功施於生人用率典章亦崇煙祀其歷代帝王肇迹之處未有祠宇者宜令所由郡量置一廟以時享祭取當時將相德業可稱者二人配祭仍並圖書立像如先有祠宇未嘗享祭者亦宜准此

太宗貞觀四年九月詔曰朕承先緒積慶累仁上纂洪基克隆寶祚欽若稽古緬想往冊英聲茂實志深褒尚始茲巡省眺矚中塗漢氏諸陵北阜斯託寂寥千載邈而無祀攬轡興懷慨然遐念開闢以降肇有司牧歷選列辟遺跡可觀良宰明卿清徽不滅宜令所司普加研訪爰自上古洎于隋室諸有明王聖帝盛德宏功定亂弭災安民濟物及賢臣烈士立言顯行緯武經文致君利俗丘壠可識臺兆見



在者各隨所在條錄申奏每加巡檢禁易牧春秋二時為其致祭若有壞壞即位脩補務令周盡以稱朕意

六年二月以少牢祭漢惠帝陵

閏六月遣使以少牢祭隋文帝陵

十一年二月幸洛陽勅有司祭漢文帝於霸王

十五年二月行幸經古帝王陵並遣使致祭十月行經隋文帝陵祭以太牢

高宗顯慶二年上月帝在洛陽宮遣使以少牢祭漢武武帝後魏孝文帝并陵帝自為文

十月幸許州自善頓遣使祭魏明帝高平陵帝自制祭文又遣使祭後漢光武原陵明帝顯節陵晉武帝峻陽陵

麟德二年二月命有司祭殷湯普文帝武帝陵墓及祠廟

中宗神龍二年四月制自古帝王及聖賢墓禁並樵採

三年各幸溫湯境內有自古帝王陵致祭

玄宗開元十二月十一月幸東都古帝王陵並精意致祭

十七年四月謁諸陵赦制自古帝王陵宜令所在州縣致祭

十八年正月親近氣於東郊赦制自古帝王先有祠廟者各令其地其里曰封山爰自偽室已來牧在公田之藉今乃紹襲宜正規儀四

月制三京諸縣有園陵處每縣宜只置一員陵令都勒檢校勾當

三年八月勅諸處凡有列聖真容處並令脩飾

長興元年十月辛丑宗政丞李疇奏京畿內聖園陵自兵亂後來人戶多於陵封內開掘燒磚窰窰並宜脩塞從之



未帝清泰元年十一月己未宗正寺宮御史臺轉報百司各抄六  
典令式內本司事舉行職典宗廟陵園列聖陵寢多在關西梁季為  
賊臣盜發同光初曾差供奉官李說工部郎中李途往關西巡陵祭  
告屬朝廷有故不行請嚴切禁止奉陵州縣凡有封內窳竈並宜脩  
之

明宗天成初差承李郁檢校又長興四年詔掩閉無主墳墓况列聖  
陵寢伏遇中興雖有脩奉之言而無掩閉之實乞差官檢計脩奉置  
陵令一員應屬陵之四封各乞寺司管係詔曰所請脩奉列聖陵寢  
及差官宜依其陵令事畢日以聞

十一月丁卯詔曰列聖陵寢多在關西中興已來未假脩奉宜令京  
兆河南鳳翔等府耀州乾州奉陵諸縣其陵園有所闕漏本處量差  
人工脩奉仍令人給日食其祭告下太常宗正寺參詳聞奉

三年五月丁酉詔京兆河南府鳳翔耀州乾州并奉陵州縣緣本朝  
陵寢中為盜發脩奉未備宜令管州府量事差人脩奉其人功給食  
祭料並從官給

晉高祖天福三年三月詔巡幸汴州中書奏車駕經過河南府河陽  
鄭州汴州管界所有帝王陵廟車駕經過日以酒脯祭告從之

十一月河陽侯益奉伏自牧復汜水閔日以逆賊張從賓於莊宗舊  
蓋亭子上與官軍開敵臣以為莊皇層數雖謝精爽猶存願靜妖  
氛特立祠廟果應處禱尋獲閔防臣卻排比瓦木往就脩營從之  
四年十一月乙亥太常禮官議立唐廟按武德故事祀隋之三帝  
請立近廟莊宗明宗閔帝三代廢合前規詔曰德莫盛於繼絕禮莫



重於敬先莊宗立興復之功明宗垂光大之業逮于閔帝實纂本枝  
然則正緒洪源皆尊唐氏繼周者須宗后稷嗣漢者必奉高皇將啓  
嚴祠當從茂典宜立高祖太宗及莊宗明宗閔帝五廟

漢高祖乾祐元年正月詔曰天下名山大川聖帝明王忠臣烈士祠  
廟墳墓委所在量加脩葺又詔曰恭惟列祖園陵諸聖祠廟桑田變  
海當時之弓劍猶存精爽在天終古之威灵不滅載堆追感誠切永  
懷其雍州西京諸州應有諸帝陵廟仰所在脩奉務令完葺

隱帝乾祐二年勅我國家肇基豐沛膺錄并汾蓋承積德之灵再  
享配天之業四百年之洪緒一千載之遺風乃祖陵園先時廟貌  
屬累朝之滿越諒如在之因循將明追孝之心當尽奉先之敬天  
下州府應有兩漢諸帝王陵園廟宇宜令所屬長吏檢計量加脩葺

其園陵側近禁止易牧樵採

暗劉皞為宗正卿謂宰相曰國家稱漢  
廟有高祖世祖宗而兩都陵園諸國王

子墳墓並合胆加檢飾以光  
聖運也雖下此勅並無檢行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制曰近代帝王所在陵寢合禁樵採俾奉神

灵唐莊宗明宗高祖各置守陵十戶以近陵人戶充漢高祖皇帝陵

置職員及守宮人時月薦响并守陵人戶等一切如故仍以晉漢之

商為二王後委中書門下處分

是月宗正寺上言唐晉兩廟四仲行  
享禮今准赦書以晉漢之商為二王

後其唐五廟  
令廢從之

是月宗正寺漢朝諸陵二仲差官朝拜令賜命歸周不合管係伏准

赦書齊陵宮人職員時日荐享如旧二仲合差官朝拜勅齊陵如

舊餘准令式處分

二月中書門下以太常礼院言准勅迂漢廟入昇平宮其唐晉兩朝



皆五廟遷移令漢七廟未審摠移只移五廟勅宜依前勅並移於昇  
平宮其法物神厨齋院祭器發服饌料皆依中祠創用火牢光祿寺  
給其讀文大祝及奉禮卽大常寺差仲享以漢宗子為三獻從之  
十一月勅唐明宗五廟在至德宮安置其徽陵上下宮所管土田舍  
宇宜令新除右監門衛將軍李重玉為主其徽下宮及至德宮祿廟  
番物外宜令內養劉延韜於金銀器物數內量事給李重玉遷葬故  
淑妃王氏及許王外餘並付李重玉并尼惠能惠灯惠嚴寺令重玉  
以時祀陵廟切在豐潔重玉即故皇城使李從潔之子明宗之孫  
也

三年八月辛亥勅漢壽陵穎陵今後宜係鳴牖寺

顯德元年正月赦文前代帝王陵廟及名臣墳墓無後者所在官

吏檢校勿令樵採耕犁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一百七十四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一百七十五

帝王部

悔過

罪已

悔過

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傳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蓋若人者居北民之上總萬樞之剏雖復達聰明日迭覽虛受無適無莫不將不迎其或姦佞之言類夫忠信誣構之狀成乎疑似事決机而欲速行失中而致濫而乃洗然革慮沛然出令深悟不追之悔亟救已然之非剪臧凶醜追痛賢彥發於明詔垂之話言史傳所記咸得而叙矣

商太甲既立不明

不明居喪之禮

伊尹於諸桐

湯葬地不知朝廷故曰放

三祀十有二月

朔

湯以元祀十一月至癸二十六日服闋

伊尹以冕服奉鬯于亳

冕冠也踰月即吉服



主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類善也關於德故自致

不欲敗度縱敗礼以速類于厥躬禮義法度以召罪於其身天作

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孽災道逃也言天災可逃自作災不可逃既往背師保之訓弗

克於厥初尚賴規救之德而惟厥終初言已往之前既不能脩德於其初今度幾教訓之德謀終於

善悔過之辭

漢景帝既誅晁錯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還上書言軍事見

帝帝問曰道軍所來道路從吳軍所來也又曰道軍所來既是從軍所來耳無煩更說路道也聞晁錯死

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既不

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鉗口不敢復言矣帝曰何哉鄧公曰夫晁

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万世之利也計畫始行

卒受大戮卒竟內患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杜塞臣竊為陛下不

取也於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迎拜鄧公為城陽中尉

武帝時李陵為騎都尉擊匈奴詔強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

軍博德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未可與戰帝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

博德上書乃詔博德引兵走西河遮鈞營之道胡來要害道博德遮之詔陵九

月發出遮虜障後陵既敗帝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乃詔強弩

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坐預詔強弩都尉路博德得已陵博德老將出姦詐不

至今陵見沒也廼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

戾太子以巫蠱事自誣死久之巫蠱事多不信武帝知太子惶恐無

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寃帝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

焚蘇文於橫橋上橫即橫門渭橋也及泉鳩黑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為此地

太守後族之帝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



湖言以望而思之度太子之魂歸來也其台在  
天今湖城縣之西閔鄉之東台址猶存

天下聞而悲之

元帝時前將軍蕭望之被石顯所讚飲鴆而死帝聞之驚拊手曰曩

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時太子方上晝食帝乃輟食為之

涕泣哀慟左右慟動也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詳審也皆免冠謝良

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及嗣為

閔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祀祭望之家

成帝永始元年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言不博謀於群下過聽將

作大臣万年通誤也万年也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

門內尚未加功天下之藏鏹中无同馬殿門也以謂陵上寢汲司馬門也時皆幸作之故曰尚未加功中陵陵中止寢也

天下虛耗耗損也百姓不勞客土疏惡取他火土以增為高客土也終不可成朕惟

其難怛然傷心惟思也夫過而不改是為過矣其罷昌陵勿徒吏民

令天下無有搖動之心

乘帝建平二年六月寢疾衍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讖漢家歷運中

乘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詔以建平二年為太初二年號曰陳聖劉

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為度月餘帝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

事大臣爭以為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

史以孔光李尋輔政帝以其言不驗遂下賀良等吏下詔曰朕獲保

宗廟為政不得變異屢仍恐懼戰栗未知所繇侍詔賀良等建言改

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改誤也幾為

百姓獲福卒無嘉應久旱為災以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

經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為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准赦令不改餘皆除之賀良等反道惑眾姦態當窮充皆下



獄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毛如興御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等執  
左道亂朝政當為處正其罪名傾覆國家誣罔主上下不道賀良等皆伏誅  
尋及解光減死一尋徙敦煌郡

後漢光武時敦憲字子橫為光祿勳建武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諫  
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不听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帝不  
從遂土壠其後潁州兵起乃回駕還帝嘆曰恨不用子橫之言

龐萌時為侍中萌為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嘗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  
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拜為平狐將軍與蓋延擊董憲時詔書  
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延讚已自疑遂反帝聞之大怒乃自將討  
萌謂諸將曰吾嘗以龐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失其言乎

明帝時有人單辭告朱浮事者帝大怒賜浮死長水校尉樊豐言於  
帝曰唐堯大聖兆人獲所尚優遊四凶之獄厭服四海之心使天下  
咸和然後極罰浮生雖昭明而未達人聽宜下廷獄章著其事然後  
行刑帝亦悔之

大司農韓歆以直言被責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帝  
乃追賜錢谷以成禮葬之成禮盛禮也言不以非命而葬其降也

安帝時太尉楊震被譖自殺時運有災異帝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  
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俾佐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在藩上天降威災  
青屢作爾卜爾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催棟折其危哉  
今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祀魂而有靈儻其歆享

桓帝時張角為佐道妖惑小民侍御史劉陶與樂松表貢連名上疏  
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帝殊不悟明年張角反亂海內鼎沸



帝思陶言封中陵郡侯

魏太祖為公時北征三郡烏丸大破之引兵自柳城還時寒且旱二百里無復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為糧鑿池八三十餘丈乃得水既還乃問前諫者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惧公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僥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以不聽遂難言之

太祖既殺華佗後愛子倉舒病困太祖嘆曰吾誤殺華佗今此兒疆死也又太祖常置校事時盧洪趙達等使察群下法曹掾高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下之責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即知達恐不知吾也要能刺舉而辨衆事使賢人君子為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群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姦

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

晉景帝為魏相嘉平中雍州刺史陳泰初勅并州并力討胡帝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二郡以為將遠役遂駕反帝謝朝士曰此我過也

非玄伯之責

玄伯泰字

於是魏人愧悅人思其報

元帝時為安東將軍以賀循嘗為吳國內史與循言及吳時事因問曰孫皓嘗燒鋸截一賀頭是誰耶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賢郡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臣痛深無以上達帝甚愧之三日不出後漢道武時崔逞初以慕容燕尚書亡歸以為御史中丞詔與常山王尊為書失旨遂賜逞死後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等數十人為桓玄所逐皆將來奔至陳番南分為二輩一奔長安一歸廣固帝初聞休之等來降大悅後恠其不至詔兗州尋訪獲其從者問其故皆



曰國家威聲遠被是以休之苛威欲歸闕及聞崔逞被殺故奔二處  
帝深悔之自是士人有過者多見優容

大武時李順以使沮渠蒙遜崔浩言其受金又言姑臧事不寔帝怒  
遂殺之順死後數年其父弟孝伯為大武知重居中用事及浩之誅

太武怒甚謂孝伯曰卿從兄往雖誤國朕意亦未能便至此由浩譖

毀朕忿遂甚殺卿從兄者浩也

崔浩為司徒既被誅後北伐時宣  
城公李孝伯疾篤傳者以為卒帝聞

而悼之謂左右曰李宣城可惜又曰  
朕自失言其司從可惜李宣城可哀

孝文時李韶為太子右詹事尋出為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太子恂廢  
庶為人帝自業還洛韶聞於路言及詢事帝曰卿若不出東宮或未  
至此

後周太祖既平郢都衣冠士人多沒為賊太史庾季才散所賜物購

求親故帝問何能若此季才曰僕聞魏克襄陽先招異度晉平建

業嘉得士衡

臣欽若并曰異度蒯  
越字士衡陸机字也

伐國求賢古之道也今郢都覆敗

君信有罪縉紳何咎皆為賤隸鄙人羈旅不敢獻言誠竊哀之故購

之耳太祖乃悟曰吾之過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為

奴婢數十人

宣帝昏暴滋甚京兆丞樂運陳八事切諫帝大怒將戮之內史元巖

等救而獲免翌日帝頗感悟召運謂之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是忠

臣先皇聖明卿數有規諫朕既昏暗卿復能如此乃賜御食以罷之

朝之公卿初見帝盛怒莫不為運寒心後見獲宥皆相賀以為幸免

虎口

隋煬帝東征耿詢上書曰遼東不可伐師必無功帝大怒命左右斬



之何稠苦諫得免平反壤之敗帝以詢言為忠以詢守太史丞  
唐太宗貞觀中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教官人声乐不稱旨為帝所讓  
王珪及溫彥博諫孝孫妙解音律非不用心但恐下顧問不得其人  
以惑陛下視聽且孝孫雅士陛下忽為教女樂而恠之臣恐天下恠  
愕太宗怒曰卿皆我之腹心當盡忠獻直何乃附下罔上反為孝孫  
言也彥博拜謝珪獨不拜曰臣本事前宮罪已當死陛下矜恕性命  
不以不肖置之樞近責以忠直今臣所言豈是為私不意陛下忽以  
疑事誚臣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而罷翌日帝謂房玄齡曰  
自古帝王能納諫者固難矣昔周武王尚不用伯夷叔齊宣王賢主  
杜百猶以無罪見殺夙夜庶幾前聖恨不能仰及古人非責彥博王  
珪朕甚悔之公苟勿以此而不進言也

盧祖尚為瀛州刺史咸稱政理時朝廷以前後作牧交州者多使勳  
戚憑恃阻遠率為愆過知其幹畧於是徵令入朝引之內殿恩礼殊  
厚太宗謂之曰交州重鎮自非宗枝莫處其任然朕子弟不才恐不  
稱職今以委卿無辭遠也一二年便當召卿祖尚拜謝而出既而悔  
之自言性不飲酒以瘴癘為託太宗令杜如晦申諭之祖尚固辭不  
肯奉詔又遣其妻兄周範殷勤曉之曰常人之交猶篤言信卿許大  
子安可退而致辭又不納於是引見太宗親問其故祖尚對益堅太  
宗大怒曰我使人不得何以為政法今不可以不行驕臣不可以不  
罰因命左右曳出斬之於朝堂尋以太祖命所司復其官廕  
張蘊古為大理正貞觀中河內人李好德風疾脅亂有妖妄之言詔  
按其事蘊古右奏好德癩病有徵法不當坐博書御史權萬紀劾蘊



古家屬相州好德之元厚德為其刺史情在阿縱奏事不實太宗曰  
吾嘗禁蓋琮於獄而蘊古於琮奕基今復阿縱好德是亂吾法也遂  
斬東市既而悔之因下制令死刑雖令即決仍當覆奏

文宗以莊恪太子宴遊敗度不可教導欲加廢黜迫於公卿之議乃  
止太子終不悛改至開成三年暴薨時傳云太子德妃之出也晚年  
寵衰賢妃楊氏恩渥方深懼太子他日不利於已故日加誣譖太子  
終不自辨明也太子既薨帝意追悔四年因會寧殿宴小兒尋竿有  
一夫在下憂其墮地有若狂者帝問之乃其父也因感泣謂左右曰  
朕富有天下不能全一子遂召樂官楚才女樂張十十即所昵  
宮人也尋責  
之曰陷引太子皆尔輩也今已有太子更欲踵前也立命擒去案詰  
前事誅之

後漢莊宗初為晉王既誅從事司空題尋亦悔之明年駐軍於河上  
軍校郭夜叉者有罪伏誅元待欽以下惜其驍虜列拜以救之帝厲  
聲曰殺司空題時爾等何不救耶其追悔之意如此

明宗天成三年正月丁巳內出御札曰朕聞堯舜有恤刑之典貴務  
好生禹湯申罪之言庶明知過今月七日樞密檢軍使渾公兪口奏  
稱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聞之事昨朕初聞奏報實所不容率尔  
傳宣令付石敬瑭處置今旦安重誨奏方知悉是幼童為戲載於謹  
議方覺失刑猶揣再三愧惕非一亦以渾公兪在誣頗甚石敬瑭詳  
覆稍乖致人當枉汪而殂處朕於有過之地今減常膳十日以謝凶  
寃其石敬瑭是朕懿親合施規諫既茲錯誤宜示省循可罰一月俸  
渾公兪決脊杖貳拾仍削在身職御配流登州常知所在其小兒骨



肉各賜絹五十疋粟麥各百石便令如法埋塋兼以後在朝及諸通  
州府凡有極刑並須子細裁遣不得回循付中書門下百僚進奉賀  
末帝清泰三年千春節魏國長公主自河東入覲既上壽解歸帝酒  
酣謂曰何不且番闕下促去欲與石郎反邪時以晉高祖去年為搃  
管巡忻州軍亂欲推崇高祖為天子高祖斬其魁首奏之故有是語  
以戲之及醒左右具告深悔焉

罪已

書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詩曰謂天盖高不敢不局斯戒懼之謂矣  
蓋夫居司牧之重為神祇之主克相上帝以綏四方其或民之多辟  
自投於罪罟天或降災以至於謫見事有過舉之失歲罹荐飢之患  
德教之靡究風化之或愆乃復歸過於躬自咎自責周旋抑畏不遑  
寧處以至貶損奉養之具咨求忠謹之論發於感涕以致其誠心形  
於詔令以申乎告誡天地之青勿移於股肱民庶之戾不加乎刑辟  
用秉內激善氣交應群倫奪而思効見象臧而韜芒盛德孔昭太勲  
舉集傳所謂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茲不誣也

夏禹見罪人下車泣而問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效使然焉君王何  
為痛之至於斯禹曰堯舜之時民皆用堯舜之心為心今子為君而  
百姓各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

啓與有扈戰于甘而不勝

有扈夏同姓諸侯也

六卿請復之

請復戰也

夏后曰不可

吾地不淺

淺偏也

吾民不寡

寡少也

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

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

張施也

鍾鼓不脩

脩設也

子女不

飾

不文飾也

親親長長

親親長長敬長者也

尊賢使能  
服後也



商湯既出夏命作湯誥曰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自責化不至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無用所言非爾萬方

漢文帝二年十一月癸卯日有食之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或不治乃十一月晦

日有食之適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耿之身託於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不能治

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笑令至其悉思朕之過矣此謂書及况知子所不及旬以啓告朕旬音蓋也

武帝時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高寢即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所告非常故云急變帝見而悅之後拜丞相始視事見帝連年治太子獄

諸罰尤多群下恐懼思欲寬廣帝意慰安衆庶屢與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帝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為天

下自虞樂虞與娛同帝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二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謂與太子戰死者也朕曰一食者累月屢何樂之聽痛士大

夫常在心既事不咎言往之事不可過咎雖然巫蠱始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補督察視也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鞠也鞠問也曩者江充先治

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也以椒和泥塗壁上取其溫而芳也以及敬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所屬發丞相親掘蘭臺驗所明知也至今

餘巫頗脫不止巫往往尚為蠱也陰賊侵身遠近為蠱朕媿之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謝告也館官舍也書曰吾偏無黨

王道蕩蕩周書洪範之辭也毋有復言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戊辰晦日有食之有有司奏免大尉詔曰災



異之作以遺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已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處其職後有天地之責勿復劾三公

後魏孝明季昌二年六月詔曰自運屬艱棘歷載於茲烽驛交馳旌鼓不息祖宗盛業危若綴旒社稷洪基殆將淪塗朕威德不能遐被經畧無以及遠俾令蒼生罹此塗炭何以自安黃屋無愧黔今便避居正殿蔬飧素服當親自招募收集忠勇其有直言正諫之士敢決徇義之夫二十五日悉集華林東門人別引見共論得失頒告內外咸使聞知

隋高祖嘗遇閔中飢遣左右視百姓所食有得豆屑雜糠而奏之者帝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責為之撤膳不御酒肉者殆將一期

唐高祖武德二年二月武功人嚴其羅行劫為吏所拘高祖謂曰汝何為作賊其羅言飢寒交切所以為盜高祖曰吾為汝君使汝窮乏吾之罪也曰命捨之

太祖貞觀二年三月己巳謂侍臣曰水旱不調皆為人君失德朕之不脩天當責朕百姓何罪而尚多窮困聞有鬻男女者朕其怒焉於是遣御史大夫杜淹巡關內諸州出御府金寶贖之還其父母

十七年廢太子承乾帝自制文詣太廟陳謝曰臣上蒙穹昊明命中賴宗社餘祉自惟不德濫承宝位既乏元首之能實乖教子之道遂有承乾不軌君集無君元昌懷逆祐亦好乱臣暗昧既彰誠誘多闕負罪引慝慚懼增深謹造庭堦躬身拜謝後隴右山崔太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多大水帝以問秘書監虞世南對曰春秋時山推晉侯召伯宗而問焉對曰國主山川故山推川竭君為之不舉除服乘縵



徹樂出次祝幣以礼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二十九山同日隕水天出令郡國無來貢獻施惠于天下遠近歡洽亦不為災

後漢灵帝時青蛇見御座晋惠帝時太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廟案蛇宜在草野而入市廟所以可為怪耳今蛇見山澤盖深山大澤必有龍蛇亦不足怪也又山東雨雖則其常然陰淫過久恐有冤獄宜省繫囚庶幾或當天意且妖不勝德唯脩德可以消變帝以為然因遣使者賑恤飢綏申理獄訟多所原宥後有星孛于虛位歷于氏百餘日乃滅帝謂群臣曰天見慧星是何妖也世南曰昔齊景公時有慧星見公問晏嬰對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台謝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星為公戒耳景公惧而脩德後十六日而

星沒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若德義不脩雖獲麟鳳終是無補但政事無闕雖有災異何損於時然願陛下無以功高古人而自矜伐勿以太平漸久而自驕怠慎終如始彗星雖見未足為憂帝歛容謂曰吾之撫國良無景公之過但吾統弱冠舉義兵年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而居大位自謂三代以降撥亂之王莫臻於此重以薛舉之驍雄亦金剛之鷲猛竇建德跨河北王世充扼洛陽當此之時足為勁敵皆為我所擒及逢家難復決意安社稷遂登九五降服北夷吾頗有自矜之意以輕天下之士此吾之罪也上天見變良為是乎秦始皇平六國隋煬帝富四海既驕且逸朝夕而敗吾亦何得而自驕也言念於此不覺惕然震惧

德宗興元元年正月制曰致礼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



朕副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忘守德誠莫追於既  
往永言思咎期有獲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小子悛德不嗣罔  
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實習易溺居安忘危  
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伐之勞苦澤靡不究情未上通事既擁隔  
人懷疑阻猶昧者已遂用興我徵師四方轉向千里賦車籍馬遠近  
騷然行齋居送遠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降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  
奠之王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蕪暴令峻  
於誅求疲曠空於扞抽轉死溝塹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  
遣於上而朕不寤人悲於下而朕不知遂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  
釁肆逆滔天曾莫知愧敢予凌偏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於祖廟  
下負於蒸庶痛心覩顏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賴天地降祐

人祇叶誥將相竭誠牙爪宣力群盜斯屏皇維載張將弘永尚必布  
新令朕晨興夕惕惟念前亦乃者公卿百寮用加虛美以聖神文武  
之號被蒙暗昧之躬固辭不獲俯遂群議亦因內省良所矍然体  
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豈淺勞所敢當者文者所以  
化成武者所以定亂朕自臨御於今六載化之不被亂是用興豈可  
苟徇群情猥當徽號重予不德益用懷慙自今已後中小所上書奏  
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

餘真帝王  
故者門

貞元二年十二月詔曰昔我皇祖光澤天下底綏四方脩德以安邊  
悅近而遠來朕嗣守丕構姑務息人頃以西藩在申信約蓋欲惠康  
庶士協靜封疆而我狄無厭不兵明義入我河曲害我生靈監夏兩  
州命陷蕃醜哀此蒸庶家業流離去父母之邦損百仞之愛由朕薄



德一人惟殃與言疫深若墜焚灼側身惕慮豈敢自寧所宜省躬  
深自咎戒今視朝避正殿十之百奏奏事悉於地英處分庶答  
天譴用徵深秉以爾三事大夫泊于百辟所宜一乃心力共弼予違  
式佇如謀克清冠惠宣宗中外使悉朕懷

晉高祖天福四年十二月丁巳御便殿謂宰臣馮道曰大雪害民五  
旬不止京城之下十八神祠六寺二觀悉令祈禱了無其驗得非朕  
之涼德不儲神休者乎道對曰陛下克己恭儉無荒無怠推恩四海  
必合天心但愛民慎刑始終如一雖景宿之變水旱之沴亦將警聖  
人而成其德也帝曰朕聽斷有悞卿當再三止之安靜小心共相保  
定因令出薪炭米粟給軍士貧民等

周世宗顯德二年正月甲戌謂侍臣曰去歲齊州臨邑民來訴災沴  
尋命使臣遍與通檢所望供輸咸得均濟昨聞廣種植戶民不欲  
通檢咸忿其訴災者至有潛焚其家產者朕日聞之極深念憫  
侍臣對曰時季以來民多狡惡帝曰非民之狡蓋朕治之未至亦猶  
親人之官未當耳此後尤宜精求令長免使黎民受弊







